

著 基 爾 高
譯 迅 魯

話 童 的 斯 羅 俄

刊 叢 活 生 化 文

III

俄羅斯的童話

MAXIM GORKY

魯迅譯

文化生活叢刊
第三種

版初月八年五三九一
版六月一十年九四九一

刊叢活生化文

種三第

者行發

社版出活生化文

號八弄一路鹿鉅海上
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

者刷印

社版出活生化文

有所權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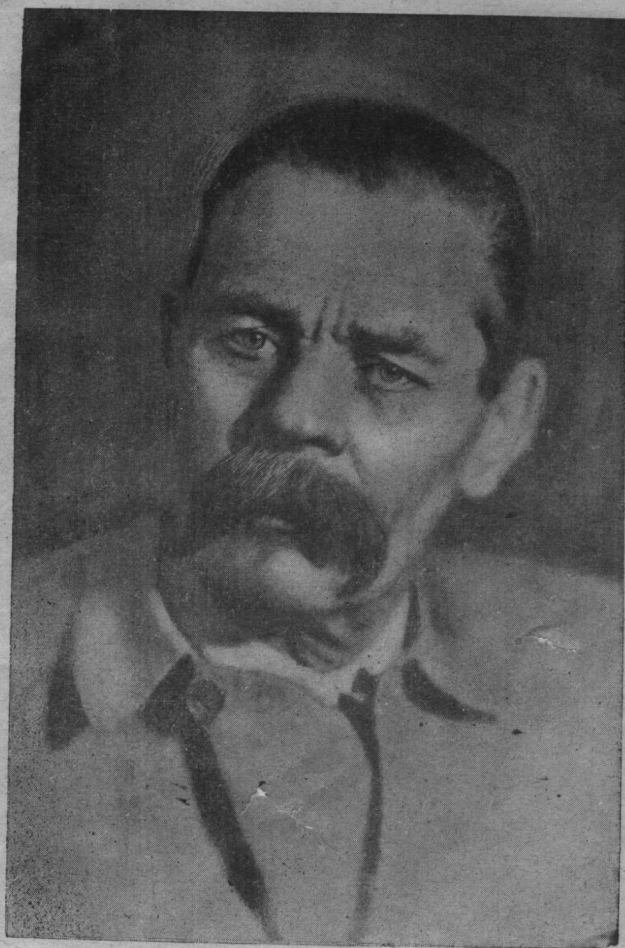
印翻許不

話童的斯羅俄

著基爾高

譯迅魯

角四元五價定



高爾基像

小引

這是我從去年秋天起，陸續譯出，用了「鄧當世」的筆名，向譯文投稿的。

第一回有這樣的幾句後記：

「高爾基這人和作品，在中國已爲大家所知道，不必多說了。」

「這俄羅斯的童話，共有十六篇，每篇獨立；雖說「童話」其實是從各方面描寫俄羅斯國民性的種種相，並非寫給孩子們看的。發表年代未詳，恐怕還是十月革命前之作；今從日本高橋晚成譯本重譯，原在改造社版高爾基全集第十四本中。」

第二回，對於第三篇，又有這樣的後記兩段：

俄羅斯的童話裏面，這回的是最長的一篇，主人公們之中，這位詩人也是較好的一個，因為他終於不肯靠裝活死人喫飯，仍到葬儀館爲眞死人出力去了，雖然大半也許爲了他的孩子們竟和幫閒「批評家」一樣，個個是紅頭毛。我看作者對於他，是有點寬恕的，——而他真也值得寬恕。

「現在的有些學者說：文言白話是有歷史的。這並不錯，我們能在書本子上看到；但方言土語也有歷史——只不過沒有人寫下來。帝王卿相有家譜，的確證明着他有祖宗；然而窮人以至奴隸沒有家譜，却不能成爲他並無祖宗的證據。筆只拿在或一類人的手裏，寫出來的東西總不免於蹊蹺，先前的文人哲士，在記載上就高雅得古怪。高爾基出身下等，弄到會看書，會寫字，會作文，而且作得好，遇見的上等人又不少，又並不站在上等人的高臺上看，於是許多西洋鏡就被拆穿了。如果上等詩人自己寫起來，是決不會這模樣的。我們看看這，算是一種參考罷。」

從此到第九篇，一直沒有寫後記。

然而第九篇以後，也一直不見登出來了。記得有時也又寫有後記，但並未留稿，自己也不再記得說了些什麼。寫信去問譯文社，那回答總是含含糊糊，莫名其妙。不過我的譯稿却有底子，所以本文是完全的。

我很不滿意自己這回的重譯，只因別無譯本，所以姑且在空地裏稱雄。倘有人從原文譯起來，一定會好得遠遠，那時我就欣然消滅。

這並非客氣話，是真心想望着的。

一九三五年八月八日之夜

魯迅

高爾基所做的大抵是小說和戲劇，誰也不說他是童話作家，然而他偏偏要做童話。他所做的童話裏，再三再四的教人不要忘記這是童話，然而又偏偏不大像童話。說是做給成人看的童話罷，那自然倒也可以的，然而又可恨做的太出色，太惡辣了。

短短的十六篇，用漫畫的筆法，寫出了老俄國人的生態和病情，但又不只寫出了老俄國人，所以這作品是世界的；就是我們中國人看起來，也往往會覺得他好像講着周圍的人物，或者簡直自己的頂門上給扎了一大針。

草原故事

高爾基著

巴金譯

據說做夢的人能夠從海岸與陸地的材料中建造出一個仙話，能夠從專制與受苦之混亂中創造出一個自由人的國土來。高爾基是一個偉大的做夢的人。這本草原故事便是他的美麗而有力的仙話。譯筆頗能保存原作的那種美麗的、充滿了渴望、憂鬱的調子；同時還能使讀者嗅到俄羅斯草原的香氣。



生活出版社

一個青年，明知道這是壞事情，却對自己說——

「我聰明。會變博學家的能。這樣的事，在我們，容易得很。」

他於是動手來讀大部的書籍，他實在也不蠢，悟出了所謂知識，就是從許多書本子裏，輕便地引出證據來。

他讀透了許多艱深的哲學書，至於成爲近視眼，並且得意地擺着被眼鏡壓紅了的鼻子，對大家宣言道——

「哼！就是想騙我，也騙不成了！據我看來，所謂人生，不過是自然爲我而設的羅網！」

「那麼，戀愛呢？」生命之靈問。

「阿，多謝！但是，幸而我不是詩人！不會爲了一切乾酪，鑽進那逃不掉的義務的鐵柵裏去的！」

然而，他到底也不是有什麼特別才幹的人，就只好決計去做哲學教授。

他去拜訪了學部大臣，說——

「大人，我能夠講述人生其實是沒有意思的，而且對於自然的暗示，也沒有服從的必要。」

大臣想了一想，看這話可對。

於是問道——

「那麼，對於上司的命令，可有服從的必要呢？」

「不消說，當然應該服從的！」哲學家恭恭敬敬的低了給書本磨滅了的頭，說。「這就叫作『人類之欲求』……」

「唔，就是了，那麼，上講臺去罷，月薪是十六盧布。但是，如果我命令用自然法來做教授資料的時候，聽見麼——可也得拋掉自由思想，遵照的呵！這是決不假借的！」

「我們，生當現在的時勢，爲國家全體的利益起見，或者不但應該將自然的法則也看作實在的東西，而還得認爲有用的東西也說不定的——部份的地！」

「哼，什麼！誰知道呢！」哲學家在心裏叫。

但嘴裏却沒有吐出一點聲音來。

他這樣的得了位置。每星期一點鐘，站在講臺上，向許多青年講述。

「諸君！人是從外面，從內部，都受着束縛的。自然，是人類的讎敵，女人，是自然的盲目

的器械。從這些事實看起來，我們的生活，是完全沒有意義的。」

他有了思索的習慣，而且時常講得出神，真也很漂亮，很誠懇。年青的學生們很高興，給他喝采。他恭敬的點着禿頭。他那小小的紅鼻子，感激得發亮。就這樣地，什麼都非常合適。

喫食店裏的飯菜，於他是有害的——像一切厭世家一樣，他苦於消化不良。於是娶了妻，二十九年都在家庭裏用膳。在用功的餘閒中，在自己的不知不覺中，生下了四個兒女，但後來，他死掉了。

帶着年青的丈夫的三位女兒，和愛慕全世界一切女性的詩人的他的兒子，都恭敬地，並且悲哀地，跟在他靈柩後面走。學生們唱着「永遠的紀念。」很響亮，很快活，然而很不行。墳地上是故人的同事的教授們，舉行了出色的演說，說故人的純正哲學是有系統的。諸事都堂皇，盛大，一時幾乎成了動人的局面。

「老頭子到底也死掉了。」大家從墳地上走散的時候，一個學生對朋友說。

「他是厭世家呀。」那一個回答道。

「喂，真的嗎？」第三個問。

「厭世家，老頑固呵。」

「哦！那禿頭麼，我倒沒有覺得！」

第四個學生是窮人，着急的問道——

「開弔的時候，會來請我們嗎？」

來的，他們被請去了。

這故教授，生前做過許多出色的書，熱烈地，美麗地，證明了人生的無價值。銷路很旺，人們看得很滿意。無論如何——人是總愛美的物事的！

遺族很好，過得平穩——就是厭世主義，也有幫助平穩的力量。

開弔非常熱鬧。那窮學生，見所未見似的大嚼了一通。

回家之後，和善的微笑着，想道——

「唔！厭世主義也是有用的東西……」

二

還有一樁這樣的故事。

有一個人，自以爲是詩人，在做詩，但不知怎的，首首是惡作。因爲做不好，他總是在生氣。

有一回，他在市上走着的時候，看見路上騎着一枝鞭——大約是馬車夫掉下的罷。詩人可是得到「烟土披里純」了，趕緊來做詩——

路邊的塵埃裏，黑的鞭子一樣

蛇的屍身被壓碎而臥着。

在其上，蠅的嗡嗡淒厲的叫着，
在其周圍，甲蟲和螞蟻成羣着。

從撕開的鱗間，

看見白的細的肋骨圈子，

蛇喙！你使我記得了，

死了的我的戀愛……

這時候，鞭子用牠那尖頭站起來了，左右搖動着，說道——

「喂，爲什麼說謊的，你不是現有老婆嗎，該懂得道理罷，你在說謊呀！喂，你不是一向沒有失戀嗎，你倒是喜歡老婆，怕老婆的……」

詩人生氣了。

「你那里懂得這些！」

「況且詩也不像樣……」

「你們不是連這一點也做不出來嗎！你除了呼呼的叫之外，什麼本領也沒有，而且連這也不是你自己的力量呀。」

「但是，總之，爲什麼說謊的！並沒有失過戀罷？」

「並不是說過去，是說將來……」

「哼，那你要挨老婆的打了！你帶我到你的老婆那里去……」

「什麼，還是自己等着罷！」

「隨便你！」鞭子叫着，發條似的捲成一團，躺在路上了。並且想着人們的事情。詩人也走到酒店裏，要一瓶啤酒，也開始了默想——但是關於自己的事情。「鞭子什麼，廢物罷了，不過詩做得不好，却是真的！奇怪！有些人總是做壞詩，但偶然做出好詩來的人却也

有——這世間，恐怕什麼都是不規則的罷！無聊的世間……」

他端坐着，喝起來，於是對於世間的認識，漸漸的深刻，終於達到堅固的決心了——應該將世事直白地說出來，就是：這世間的東西，毫無用處。活在這世間，倒是人類的恥辱！他將這樣的事情，沉思了一點多鐘，這才寫了下來，是下面那樣的詩——

我們的悲痛的許多希望的斑斕的鞭子，

把我們趕進「死蛇」的盤結裏，

我們在深靄中彷徨。

阿喲，打殺這自己的希望喇！

希望騙我們往遠的那邊，

我們破在恥辱的荆棘路上拖拉，

一路淒愴傷了我的心，
到底怕要死的一個不剩……。

就用這樣的調子，寫好了二十八行。

「這妙極了！」詩人叫道，自己覺得非常滿意，回到家裏去了。

回家之後，就拿這詩讀給他女人聽，不料她也很中意。

「只是，」她說。「開首的四行，總好像並不這樣……」

「那里，行的很！就是普式庚，開篇也滿是謊話的。而且那韻脚又多麼那個？好像派賦
唏達（註）罷！」

於是他和自己的男孩子們玩耍去了。把孩子抱在膝上，逗着，一面用次中音（enor）

（註） Panikida 是追薦死者的祈禱會，這時用甜的食品供神，所以在這里，就成了詩有甘美的調子

的意味——譯者。

唱起歌來：

飛進了，跳進了。

別人的橋上！

哼，老子要發財，

造起自己的橋來，

誰也不准走！

他們非常高興的過了一晚。第二天，詩人就將詩稿送給編輯先生了。編輯先生說了一些意思很深的話，編輯先生們原是深於思想的。所以，雜誌之類的東西，也使人看不下去。「哼，」編輯先生擦着自己的鼻子說。「當然，這不壞，要而言之，是很適合時代的心的。適合得很！唔，是的，你現在也許發見了自己了。那麼，你還是這樣的做下去罷……」

行十六戈貝克(註)……四盧布四十八戈貝克……阿唷，恭喜恭喜。」

後來，他的詩出版了，詩人像自己的命名日一樣的喜歡，他女人是熱烈的和他接吻。

並且獻媚似的說道——

「我，我的可愛的詩人阿阿，阿阿……」

他們就這樣地高高興興的過活。

然而，有一個青年——很良善，熱烈地找尋人生的意義的青年，却讀了這詩，自殺了。他相信，做這詩的人，當否定人生以前，是也如他的找尋一樣，苦惱得很長久，一面在人生裏面，找尋過那意義來的。他沒有知道這陰鬱的思想，是每一行賣了十六戈貝克。他太老實了。

但是，我極希望讀者不要這樣想，以為我要講的是雖是鞭子那樣的東西，有時也可以給人們用得有益的。

(註)一百戈貝克爲一盧布，一戈貝克那時約值中國錢一分——譯者。

三

埃夫斯契古納·沙伐庚是久在幽靜的謙虛和小心的羨慕裏生活下來的，但忽然之間，竟意外的出了名了。那顛末，是這樣的。

有一天，他在闊綽的宴會之後，用完了自己的最後的六格林那（註）。次早醒來，還覺着不舒服的夙醉。乏透了的他，便去做習慣了的自己的工作去了，那就是用詩給「匿名殞儀館」擬廣告。

對着書桌，淋淋漓漓的流着汗，懷着自信，他做好了——

（註）——格林那現在約值中國錢二角——譯者。

您頸子和前額都被毆打着，

到底是躺在暗黑的棺中……

您是好人，是壞人，

總之是拉到墳地去……

您，講真話，或講假話，

也都一樣，您是要死的！

這樣的寫了一阿耳申（註）半。

他將作品拿到「殯儀館」去了，但那邊却不收。

「對不起，這簡直不能付印。許多故人會在棺材裏抱憾到發抖也說不定的。而且也不必用死來訓誡活人們，因為時候一到，他們自然就死掉了……」

（註）——阿耳申約中國二尺強——譯者。

沙伐庚迷惑了。

「吓！什麼話！給死人們擔心，豎石碑，辦超度，但活着的我——倒說是餓死也不要緊

嗚……」

抱着消沈的心情，他在街上走，突然看到的，是一塊招牌。白地上寫着黑字——

「送終。」

「還有殯儀館在這里，我竟一點也不知道！」

埃夫斯契古納高興得很。

然而這不是殯儀館，却是給青年自修用的無黨派雜誌的編輯所。

編輯兼發行人是有名的油坊和肥皂廠主戈復盧辛的兒子，名叫摩開，雖說消化不良，却是一個很活動的青年，他對沙伐庚，給了殷勤的款待。

摩開一看他的詩，立刻稱讚道——

「您的『煙士披離純』，就正是誰也沒有發表過的新詩法的言語。我也決計來搜

索這樣的詩句罷，像亞爾戈艦遠征隊的赫羅斯忒拉特似的！

他說了謊，自然是受着喜歡旅行的評論家拉賽克·希復羅忒加的影響的。他希復羅忒加這人，也就時常撒謊，因此得了偉大的名氣。

摩開用搜尋的眼光，看着埃夫斯契古納，於是反覆地說道——

「詩材是和我們剛剛適合的。不過要請您明白，白印詩歌，我們可辦不到。」

「所以，我想要一點稿費。」他實招了。

「給，給你麼詩的稿費麼？你在開玩笑罷！」摩開笑道。「先生，我們是三天以前才掛招牌的，可是寄來的詩，截到現在已經有七十九薩仁（註一）了！而且全部都是署名的！」

但埃夫斯契古納不肯退讓，終於議定了每行五個戈貝克。

「然而，這是因爲您的詩做得好呀！」摩開說明道。「您還是挑一個雅號罷，要不然，沙伐庚可不大有意思。譬如能，漸滅而絕息根（註二）之類，怎樣呢？不很幽默嗎！」

（註一）一薩仁約中國七尺——譯者。

「都可以的。我只要有稿費，就好，因為正要喫東西……」埃天斯契古納回答說。

他是一個質朴的青年。

不多久，詩在雜誌創刊號的第一頁上登出來了。

「永劫的真理之聲」是這詩的題目。

從這一天起，他的名聲就大起來，人們讀了他的詩，高興着——

「這好孩子講着真話。不錯，我們活着。而且不知怎的，總是這麼那麼的在使勁，但竟沒有覺到我們的生活，是什麼意義也沒有的。真了不得，漸滅而絕息根！於是有夜會，婚禮，葬禮，還有做法事的時候，人們就來邀請他了。他的詩，也在一切新的雜誌上登出來，貴到每行五十戈貝克，在文學上的夜會裏，凸着胸脯的太太們，也恍惚的微笑着，吟起「漸滅而絕息根」的詩來了。

（註11）Smelti 就是「死」的意思——譯者。

日日夜夜，生活呵叱着我們，
各到各處，死亡威嚇着我們。

無論用怎樣的看法，

我們總不過是腐敗的犧牲！

「好極了！」「難得難得！」大家嚷着說。

「這樣看來，也許我真是詩人罷？」埃夫斯契古納想道。於是就慢慢的自負起來，用了黑的斑紋的短襪和領結，褲子也要有白橫紋的黑地的了。還將那眼睛向各處瞟，用着矜持的調子來說話——

「唉，這又是，多麼平常的，生活法呢！」就是這樣的調子。

看了一遍鎮靈禮拜式用的經典，談吐之間，使用些憂鬱的字眼，如「復次，」「泊夫彼時，」「枉然」之類了。

他的周圍，聚集着各方面的批評家，化用着埃夫斯契古納賺來的稿費，在向他鼓

動——

「埃夫斯契古納，前進呀，我們來幫忙！」

的確，當埃夫斯契古納·澌滅而絕息根的詩，幻影和希望的舊賬這一本小本子出版的時候，批評家們真的特別懇切地將作者心裏的深邃的寂滅心情稱讚了一番。埃夫斯契古納歡欣鼓舞，決計要結婚了。他便去訪一個舊識的摩登女郎銀荷特拉·沙伐略錫基娜，說道——

「阿阿，多麼難看，多麼惹厭喲。而且是多麼不成樣子的人呵！」

她早就暗暗的等候着這句話，於是挨近他的胸膛，溶化在幸福裏，溫柔的低語道——

「我，就是和你攜着手，死了也情願喲！」

「命該滅亡的你喲！」埃夫斯契古納感歎了。

爲情熱受了傷，幾乎要死的銀荷特拉，便回答道——

「總歸烏有的人呵！」

但立刻又完全復了原，約定道——

「我們倆是一定要過新式的生活的呀！」

漸滅而絕息根早已經歷過許多事，而且是熟悉的了。

「我，」他說，「是不消說，無論什麼因襲，全然超越了的。但是，如果你希望，那麼，在墳地的教堂裏去結婚也可以的！」

「問我可希望？是的，贊成！並且婚禮一完，就教僮相們馬上自殺罷！」

「要大家這樣，一定是辦不到的，但古庚却可以，他已經想自殺了七回了。」

「還有，牧師還是老的好，對不對，像是就要死了一樣的人……」

他們倆就這樣地耽着他們一派的瀟灑和空想。一直坐到月亮從埋葬着失了光輝的數千億太陽，冰結的流星們跳着死的跳舞的天界的冰冷的墳洞中——在死絕了的世界的無邊的這空曠的墳地上，淒涼地照着吞盡一切要活而且能活的東西的地面，露

出昏暗的臉來。嗚呼，惟有好像朽木之光的這傷心的死了的月色，是使敏感的人的心，常常想到存在的意義，就是敗壞的。

泯滅而絕息根活潑了，已經到得做詩也並不怎麼特別的爲難的地步，而且用了陰鬱的聲音，在未來的骸骨的那愛人的耳邊低唱起來。

聽喲，死用公平的手，

打鼓似的敲着棺蓋。

從儘敲的無聊的工作日的尋常的混雜中，

我明明聽到死的呼聲。

生命以虛偽的宣言，和死爭鬪，

招人們到牠的詭計裏。

但是我和你啲——

不來增添生命的奴隸和俘囚的數目！

我們是不給甘言所買收的。

我們兩個知道——

所謂生命，只是病的短促的一刹那，

那意義，是在棺蓋的下面。

「唉，像是死了似的心情呀！」銀荷特拉出神了。「真像墳墓一樣呀。」她是很清楚的懂得一切這樣的玩笑的。

有了這事之後四十天，他們便在多活契加的尼古拉這地方——被滿是自足的墳墓填實的墳地所圍繞的舊的教堂裏，行了結婚式。體裁上，請了兩個掘墳洞的工人來做

證婚人，出名的願意自殺的人們是儂相。從新娘的朋友裏面，還挑了三個歇斯迭里病的女人。其中的一個，已曾吞過醋精，別的兩個是決心要學的人物。而且有一個還立誓在婚禮後第九天，就要和這世間告別了。

常大家走到後門的階沿的時候，一個遍身生瘡的青年，也是曾用自己的身子研究過六〇六的效驗的儂相，拉開馬車門，淒涼地說道——

「請，這是柩車！」

身穿綴着許多黑飄帶的白衣，罩上黑的長面紗的新娘，快活得好像要死了。但澌滅而絕息根却用他濕漉漉的眼睛，遍看羣衆，一面問那儂相道——

「新聞記者到了罷！」

「還有照相隊——」

「嘶，靜靜的，銀荷契加……」

新聞記者們因為要對詩人致敬，穿着擎火把人的服裝，照相隊是扮作劊子手模樣。

至於一般的人們——在這樣的人們，只要看得有趣，什麼都是一樣的——他們大聲稱讚道——

「好呀，好呀！」

連永遠餓着肚子的鄉下人，也附和着他們，叫道——

「入神得很！」

「是的，」新郎漸滅而絕息根在墳地對面的飯店裏，坐在晚餐的桌邊，一面說。「我

們是把我們的青春和美麗葬送了！只有這，是對於生命的勝利！」

「這都是我的理想，是你抄了去的罷？」銀荷特拉溫和地問。

「說是你的真的嗎？」

「自然是。」

「哼……誰的都一樣——」

我和你，是一心同體的！

兩人從此永久合一了。

這，是死的賢明的命令，

彼此都是死的奴隸。

死的跟了。

「但是，總之，我的個性，是決不給你壓倒的！」她用妖媚的語調，制着機先，說：「還有那跟了，我以爲『跟』字和『了』字，吟起來是應該拉得長長的！但這跟了，對於我，總似乎還不很切貼！」

澌滅而絕息根還想征服她，再詠了她一首。

命裏該死的我的妻哟！

我們的「自我」是什麼呢？

有也好，無也好——

不是全都一樣嗎？

動的也好，靜的也好——

你的必死是不變的！

「不，這樣的詩，還是寫給別人去罷。」她穩重的說。

許多時光，疊連着這樣的衝突之後，漸滅而絕息根的家裏，不料生了孩子——女孩子了，但銀荷特拉立刻吩咐道——

「去定做一個棺材樣的搖籃來罷！」

「這不是太過了嗎？銀荷契加。」

「不，不的，定去！如果你不願意受批評家和大家的什麼騎牆呀，靠不住呀的攻擊，主

義是一定得嚴守的」

她是一個極其家庭式的主婦。親手醃王瓜，還細心搜集起對於男人的詩的一切批評來。將攻擊的批評撕掉，只將稱讚的弄成一本，用了作者讚美家的款子，出版了。

因為東西喫得好，她成了肥胖的女人了，那眼睛，總是做夢似的蒙朧着，惹起男人們命中註定的情熱的欲望來。她招了那雄壯的，紅頭髮的熟客的批評家，和自己並肩坐下，於是將蒙朧的瞳神直射着他的胸膛。故意用鼻聲讀她丈夫的詩，然後好像要他佩服似的，問道——

「深刻能強烈能？」

那人在開初還不過發吼似的點頭，到後來，對於那以莫名其妙的深刻，突入了我們可憐人所謂「死」的那暗黑的「祕密」的深淵中的蕩滅而絕息根，竟每月做起火燄一般的評論來了，他並且以玲瓏如玉的純真之愛，愛上了死。他那琥珀似的靈魂，則並未為「存在之無目的」這一種恐怖的認識所消沈，却將那恐怖化了愉快的號召和平靜

的歡喜，那就是來撲滅我們盲目的靈魂所稱爲「人生」的不絕的凡庸。

得了紅頭毛人物——他在思想上，是神祕主義者，是審美家；在職業上，是理髮匠。那姓，是卜羅哈爾調克。——的懇切的幫助，銀荷特拉還給埃夫斯契古納開了公開的詩歌朗誦會。他在高臺上出現，左右支開了兩隻腳，用羊一般的白眼，看定了人們，微微的搖動着生着許多棕皮色雜物的有棱角的頭，冷冷的讀起來——

爲人的我們，就如在向着死後的

暗黑世界去旅行的車站……

你們的行李愈是少，那麼，

爲了你們，是輕鬆，便當的！

不要思想，平凡地生活罷！

如果謙虛，那就純樸了。

從搖籃到墳地的路徑，是短的！

爲着人生，死在盡開車人的職務！

「好哇好哇，」完全滿足了的民衆叫了起來，「多謝！」

而且大家彼此說——

「做得真好，這傢伙，雖然是那麼一個瘟生！」

知道澌滅而絕息根曾經給「匿名葬儀館」做過詩的人們也有在那里，當然，至今也還以爲他那些詩是全爲了「該館」的廣告而作的，但因爲對於一切的事情，全都隨隨便便，所以只將「人要喫」這一件事緊藏在心頭不再開口了。

「但是，也許我實在是天才，」澌滅而絕息根聽到民衆的稱讚後的叫聲，這樣想。「所謂『天才』到底是什麼，不是誰也不明白麼，有些人們，却以爲天才是欠缺智力的人……但是，如果是這樣……」

他會見相識的人，並不問他健康，却問「什麼時候死掉」了。這一件事，也從大家得了更大的賞識。

太太又將客廳佈置成墳墓模樣。安樂椅是擺着做出墳地的丘陵樣的淡綠色的，周圍的牆壁上，掛起臨寫輝耶的畫的框子來，都是輝耶的畫，另外還有，也掛威爾支的

她自負着，說——

「我們這裏，就是走進孩子房去，也會感到死的氣息的，孩子們睡在棺材裏，保姆是尼姑的樣子——對啦，穿着白線繡出骷髏呀，骨頭呀的黑色長背心，真是妙的很呵！埃夫斯契古納，請女客們去看看孩子房呀！男客們呢，就請到臥室去……」

她溫和的笑着，給大家去看臥室的鋪陳。石棺式的臥牀上，掛着綴有許多銀白流蘇的黑色的棺材罩。還用櫛樹彫出的骷髏，將牠勒住。裝飾呢——是微細的許多白骨，像墳地上的蛆蟲一樣，在鬧着玩。

「埃夫斯契古納是，」她說明道，「給自己的理想吸了進去，還蓋着屍衾睡覺的哩！」

有人給嚇壞了——

「蓋屍衾睡覺？」

她憂愁地微笑了一下。

但是，埃夫斯契古納的心裏，還是質直的青年，有時也不知不覺的這樣想——

「如果我實在是天才，那麼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。批評呢，說着什麼漸滅而絕息根的影響呀，詩風呀，但是，這我……我可不相信這些！」

有一回，卜羅哈爾調克運動着肌肉，跑來了，凝視了他之後，低聲問道——

「做了麼？你多做一些罷，外面的事情，自有尊夫人和我會料理的……你這裏的太，太真是好女人，我佩服……」

就是漸滅而絕息根自己，也早已覺到這事的了，只因爲沒有工夫和喜歡平靜的心，所以對於這事，什麼法也不想。

但卜羅哈爾調克，有一次，舒服地一屁股坐在安樂椅子上，懇懇的說道——

「兄弟我起了多少繭，怎樣的繭，你該知道罷，就是拿破崙身上，也沒有過這樣的繭呀……」

「真可憐……」銀荷特拉漏出歎息來，但漸滅而絕息根却在喝着咖啡，一面想。

「女子與小人，到底無大器，這句話說得真不錯！」

自然，他也如世間一般的男人一樣，對於自己的女人，是缺少正當的判斷的。她極熱心地鼓舞着他的元氣——

「斯契古納息珂（註），」她親愛地說。「你昨天一定也是什麼都沒有寫罷？你是總是看不起才能的！去做詩去，那麼我就送咖啡給你……」

他走出去，坐在桌前了。而不料做成了嶄新的詩——

我寫了多少

（註）就是埃夫斯契古納的親愛的稱呼——譯者。

平常事和昏話呵，銀荷特拉喇。

爲了衣裳，爲了外套，

爲了帽子，鑲條，衫腳邊！

這使他喫了一嚇，心裏想到的，是「孩子們。」

孩子有三個。他們必得穿黑的天鵝絨。每天上午十點鐘，就有華麗的柩車在大門的階沿下等候。

他們坐着，到墳地上去散步，這些事情，全都是要錢的。

漸滅而絕息根消沈着，一行一行的寫下去了——

死將油膩的屍臭，

漂滿了全世界。

生却遭了老鷹的毒喙，

像在那骨立的脚下掙扎的「母羊一樣。」

「但是，斯契古納息珂，銀荷特拉親愛地說：「那是，也不一定！怎麼說呢？瑪沙（註），怎麼說才好呢？」

「埃夫斯契古納，這些事，你是不知道的，」卜羅哈爾調克低聲開導着說：「你不是「死亡讚美歌」的作家嗎？所以，還是做那讚美歌罷……」

「然而，在我的殘生中，這是新階段哩！——漸滅而絕息根反駁道。

「阿呀，究竟是怎樣的殘生呢？」那太太勸諭道。「還得到耶爾達那些地方去，你倒開起玩笑來了！」

一方面，卜羅哈爾調克又用了沈痛的調子，告誡道——

（註）就是卜羅哈爾調克的小名——譯者。

「你約定過什麼的呀？對嗎，留心點罷，『母羊一樣』這句，令人不覺想起穆陽——這一個大臣的名字（註）來。這是說不定會被看作關於政治的警句的，因為人民是愚蠢，政治是平庸的呀！」

「唔，懂了，不做了。」埃夫斯契古納說。「不做了！橫豎都是胡說八道！」

「你應該時時留心的，是你的詩近來不但只使你太太一個人懷疑了哩！」卜羅哈爾詞克給了他警告。

有一天，澌滅而絕息根一面望着他那五歲的女兒麗莎在院裏玩耍，一面寫道——

幼小的女兒在院子裏走，

雪白的手胡亂的拗花……

小女兒啲，不要拗花了罷，

（註）「母羊一樣」的原語是「凱克·渥夫札」，所以那人名原是「凱可夫札夫」——譯者。

看哪，花就像你一樣，真好！

幼小的女兒，不說話的可憐的孩子喲！

死悄悄的跟在你後面，

你一彎腰，揚起大鐮刀的死

就露了牙齒笑嘻嘻的在等候……

小女兒喲！死和你可以說是姊妹——

恰如亂拗那清淨的花一樣，

死用了銳利的，永遠銳利的大鐮刀，

將你似的孩子們砍掉……

「但是，埃夫斯契古納，這是感情的呀。」銀荷特拉生氣了，大聲說。

「算了罷！你究竟將什麼地方當作目的，在往前走呢？你拿你自己的天才在做什麼了呀？」

「我已經不願意了。」漸滅而絕息根陰鬱地說。

「不願意什麼？」

「就是那個，死，死呀——夠了！那些話，我就討厭！」

「莫怪我說，你是胡塗蟲！」

「什麼都好。天才是什麼，誰也沒有明白。我是做不來了，……什麼寂滅呀，什麼呀，統

統收場了。我是人……」

「阿呀，原來，是嗎？」銀荷特拉大聲譏刺道。

「你不過是一個平常的人嗎？」

「對啦，所以喜歡一切活着的東西……」

「但是，現代的批評界却已經看破，凡是詩人，是一定應該清算了生命和一般凡俗的呵！」

「批評界」漸滅而絕息，根大喝道。「閉你的嘴，這不要臉的東西！那所謂現代的批評這傢伙，和你在衣廚後面親嘴，我是看得清清楚楚的！」

「那是，却因為給你的詩感動了的緣故呀！」

「還有，家裏的孩子們都是紅頭毛，這也是給詩感動了的緣故嗎？」

「無聊的人！那是，也許，純精神底影響的結果也說不定的。」

於是忽然倒在安樂椅子裏，說道——

「阿阿，我，已經不能和你在一處了！」

埃夫斯契古納高興了，但同時也喫驚。

「不能了嗎？」他懷着希望和恐怖，問着。

「那麼，孩子們呢？」

「對分開來呀！」

「對分三個嗎？」

然而，她總抱着自己的主張。到後來，卜羅哈爾調克跑來了。猜出了怎樣的事情，他傷心了。還對埃夫斯契古納說道——

「我一向以為你是大人物的。但是，你竟不過是一個渺小的漢子！」

於是他就去準備銀荷特拉的帽子。他陰鬱地正在準備的時候，她却向男人說起真話來——

「你已經出了氣了，真可憐，你這里，什麼才能之類，已經一點也沒有了，懂得沒有一點也沒有了哩！」

她被真的憤懣和唾液，塞住了喉嚨，於是結束道——

「你這里，是簡直什麼也沒有的。如果沒有我和卜羅哈爾調克，你就只好做一世廣告詩的癩生廢料，捨了我的青春和美麗的強盜！」

她在興奮的一霎時中，是總歸能夠雄辯的。她就這樣的離了家，並且立刻得到卜羅哈爾調克的指導和實際的參與，掛起「巴黎細珊小姐美容院專門——皮爾的澈底的醫治」的招牌來，開店了。

卜羅哈爾調克呢，不消說，印了一篇叫作「朦朧的蜃樓」的激烈的文章，詳細的指摘着埃夫斯契古納不但並無才智，而且連究竟有沒有這樣的詩人存在，也就可疑得很。他又指摘出，假使有這樣的詩人存在，而世間又加以容許，那是應該歸罪於輕率而胡鬧的批評界的。

埃夫斯契古納這一面，也在苦惱着。於是——俄羅斯人是立刻能夠自己安慰自己的——想到了——

「小孩子應該撫養！」

對讚美過去和死亡的一切詩法告了別，又做起先前的熟識的工作來了。是替「新葬儀館」去開導人們，寫了活潑的廣告——

永久地，快活地，而且光明地，

我們願意在地上活着，

然而運命之神一到，

生命的索子就斷了！

要從各方面將這事情

來深深的想一下，

奉勸諸位客官們

要用最上等的葬儀材料！

敝社的貨色，全都燦爛輝煌，

並非磨壞了的舊貨，

敢請頻頻賜顧，

光臨我們的「新葬儀館」

填地街十六號門牌。

就這樣子，一切的人，都各自回到自己的路上去了。

有一個非常好名的作家。

倘有人誹謗他，他以為那是出乎情理之外的偏心。如果有誰稱讚他，那稱讚的又是
不聰明得很——他心裏想。就這樣子，他的生活只好在連續的不滿之中，一直弄到要死
的時候。作家躺在眠牀上，嗚着不平道——

「這是怎的連兩本小說也還沒有做好……而且材料也還只夠用十年呢。什麼這
樣的自然的法則呀，跟着牠的一切一切呀，真是討厭透頂了！傑作快要成功了。可是又有
這樣惡作劇的一般的義務。就沒有別的法子了麼？畜生，總是緊要關頭就來這一手——」

小說還沒有做成功呢……」

他在憤慨。但病魔却一面鑽着他的骨頭，一面在耳朵邊低語着——

「你發抖了麼，唔？爲什麼發抖的？你夜裏睡不着麼，唔？爲什麼不睡的你？一悲哀就喝
酒麼，唔？但你一高興，不也就喝酒麼？」

他很裝了一個歪臉，於是死心塌地，「沒有法子」了。和一切自己的小說告別，死掉了，雖然萬分不願意，然而死掉了。

好，於是大家把他洗個乾淨，穿好衣服，頭髮梳得精光，放在臺子上。

他像兵士一般腳跟靠攏，脚尖離開，伸得挺挺的，低下鼻子，溫順的躺着。什麼也不覺得了，然而，想起來却很奇怪——

「真希奇，簡直什麼也不覺得了！這模樣，倒是有生以來第一遭。老婆在哭着，哼，你現在哭着，那是對的，可是先前却老是發脾氣。兒子在哭着，將來一定是個廢料罷。作家的孩子們，總歸個個是廢料，據我所遇見的看起來……恐怕這也是一種真理。這樣的法則，究

竟有多少呢！

他躺着，並且想着，牽牽連連的想開去。但是，對於從未習慣的自己的寬心，他又詫異起來了。

人們搬他往墳地上去了，他突然覺察了送葬的人少得很——

「阿，這多麼笑話呀！他對自己說。」即使我是一個渺小的作家，但文學是應該尊敬的呀！

他從棺材裏望出去。果然，親族之外，送他的只有九個人，其中還夾着兩個乞丐和一個肩着梯子的點燈夫。

這時候，他可真是氣惱了。

「豬獯！」

他忽然活轉來，不知不覺的走出棺材外面了，——以人而論，他是並不大的，——爲了侮辱，就這麼的有了勁，於是跑到理髮店，刮掉鬚髯，從主人討得一件腋下有着補釘的

黑外衣，交出他自己的衣服。因為裝着沈痛的險相，完全像是活人了。幾乎不能分辨了。

爲了好奇和他職業本來的意識，他問店主人道——

「這件怪事，不給您喫了一嚇麼？」

那主人却只小心地理着自己的鬚鬚。

「請您見諒，先生，」他說，「住在俄國的我們，是什麼事情都完全弄慣了的……」

「但是，死人忽然換了衣服……」

「現在，這是時髦的事情呀！您說的是怎樣的死人呢？這也不過是外觀上的話，統統的說起來，恐怕大家都是一樣的！這年頭兒，活着的人們，身子縮得還要硬些哩！」

「但是，我也許太黃了罷？」

「也剛剛和時髦的風氣合式呀，是的，恰好！先生，俄國就正是大家黃掉了活着的地方……」

說起理髮匠來，是世界上最會講好話，也最溫和的人物，這是誰都知道的。

作家起了潑刺的希望，要對於文學來表示他最後的尊敬心，便和主人告別，飛奔着追趕棺材去了。終於也追上了。於是送葬的就有了十個人，在作家，也算是增大了榮譽。但是，來往的人們，却在詫異着——

「來看呀，這是小說家的出喪哩！」

然而睡事的人們，爲了自己的事情從旁走過，却顯出些得意模樣，一面想道——

「文學的意義，明明是已經漸漸的深起來，連這地方也懂得了！」

作家跟着自己的棺材走，恰如文學禮讚家或是故人的朋友一樣。並且和點燈夫在

攀談——

「知道這位故人麼？」

「自然還利用過他一點的哩。」

「這真也有趣……」

「是的，我們的事情，真是無聊的麻雀似的小事情，飛到落着什麼的地方去啄來喫

的！

「那麼，要怎麼解釋才是呢？」

「請你要解得淺，先生。」

「解得淺？」

「唔唔，是的。從規矩的見地看起來，自然是一種罪惡，不過要不揩油，可總是活不成的。」

「唔你這麼相信麼？」

「自然相信！街燈正在他家的對面。那人是每夜不睡，向着桌子，一直到天明的，我就不再去點街燈了。因為從他家窗子裏射出來的燈光，就儘夠，我纔算淨賺了一盞燈。倒是一位合用的人物哩！」

這麼東拉西扯，靜靜的談着，作家到了墳地了。他在這裏，却陷入了非講演自己的事情不可的絕境。因為所有送葬的人，這一天全都牙齒痛——這是出在俄國的事情，在那

地方，無論什麼人，是總在不知什麼地方有些痛，生着病的。

作了相當的演說，有一種報章還稱讚他——

「有人從羣衆中，——其外觀，使我們想起戲子來的那樣的人，在臺上熱心地作了令人感動的演說。他在演說中，雖然和我們的觀察不同，對於舊式作風的故人所有的一切人所厭倦的缺點——不肯努力脫出單純的『教訓主義』和有名的『公民教育』的作家的極微的功績，有誤評，有過獎，是無疑的，但要之，對於他的辭藻，以明確的愛慕的感情，作了演說了。」

萬事都在盛況中完結之後，作家爬進棺材裏，覺得很滿足，想道——

「呵，總算完畢了，事情都做得非常好，而且又合式，又順當！」
於是他完全死掉了。

這雖然只關於文學，但是，自己的事業，可實在是應該尊敬的！

五

又有一個人。是已經過了中年的時候，他忽而總覺得不知道缺少了什麼——非常倉皇失措起來。

摸摸自己的身子，都好像完整，普通，肚子裏面倒是太富裕了。用鏡一照——鼻子，眼睛，耳朵，以及別的，凡是普通的人該有的東西，也是統統齊全的。數數手上的指頭，還有腳趾，也都有十個。但是，總之，却缺少了一點不知道什麼！

去問太太去——

「不知道究竟是怎麼的。你看怎樣，密德羅特拉，我身上都齊全麼？」

她毫不躊躇，說道——

「都全的！」

「但是，我總常常覺得……」

原是信女的她，便規勸道——

「如果覺得這樣，就心裏念念：『上帝顯靈，怨敵消滅』罷！」

對着朋友，也漸漸的問起這件事情來。朋友們都含糊的作答，但總覺得他裏面，是藏着可以下一確斷的東西的，一面只是猜疑的對他看。

「到底是什麼呢？」他憂鬱地沈思着。

於是一味喜歡回憶過去的事了，——這是覺得一切無不整然的時候的事，——也曾做過社會主義者，也曾爲青春所煩惱，但後來就超出了一切，而且早就用自己的脚，拚命蹂躪着自己所撒的種子了。要而言之，是也如世間一般人一樣，依着時勢和那暗示，生活下來的。

想來想去之後，忽然間，發見了——

「唉！是的，我沒國民的臉相呀！」

他走到鏡前面。臉相也實在不分明，恰如將外國語的翻譯文章，不加標點，印得一塌胡塗的書頁一樣，而翻譯者又魯莽，空疎，全不懂得這頁上所講的事情，就是那樣的臉相。也就是既不希求爲了人民的自由的精神，也不明言完全承認帝制的必要。

「哼，但是，多麼亂七八糟呀！」他想，但立刻決心了，「唔，這樣的臉，要活下去是不便當的！」

每天用值錢的肥皂來擦臉。然而不見效，皮膚是發光了，那不鮮明却還在。用舌頭在臉上到處舐了一通，——他的舌頭是很長的，而且生得很合式，他是辦雜誌爲業的，——舌頭也不給他利益。用了日本的按摩，而不料弄出癩來，好像是拚命打了架。但是，到底不見有明明白白的表情！

想盡方法，都不成功，僅是體重減了一磅半。但突然間，好運氣，他探聽到所轄的警察

局長洪·猶覃弗列舍爾（註）是精通國民問題的了，便趕緊到他那里去，陳述道——

「就爲了這緣故，局長大人，可以費您的神，幫我一下麼？」

局長自然是快活的。因爲他是有教育的人物，但最近正受了舞弊案件的嫌疑。現在却這麼相信，竟來商量怎麼改換臉相了。署長大笑着，大樂着，說道——

「這是極簡單的，先生！美洲鑽石一般的您，試去和異種人接觸一下罷，那麼，一下子，臉就成功了，真正的您的尊臉……」

他高興極了，——肩膀也輕了！純朴地大笑着，自己埋怨着自己——

「但是，我竟沒有想到麼，唔？不是極容易的事麼？」

像知心朋友似的告過別，他就跑到大路上，站着，一看見走過他身邊的猶太人，便擋住他，突然講起來——

「如果你，」他說，「是猶太人，那就一定得成爲俄羅斯人，如果不願意的話……」

（註）這是一個德國姓，意思是「喫猶太人者」——譯者。

猶太人是以做各種故事裏的主角出名的，真也是神經過敏而且胆怯的人民，但那個猶太人却是急躁的漢子，忍不住這侮辱了。他一作勢，就一掌批在他的左頰上，於是回到自己的家裏去了。

他靠着牆壁，輕輕的摸着面頰，沉思起來——

「但是，要顯出俄羅斯人的臉相，是和不很愉快的感覺相連繫的！可是不要緊！像克拉梭夫那樣無聊的詩人，也說過確切的話——

「不付價就什麼也不給，

運命要贖罪的犧牲！」

忽然來了一個高加索人，這也正如故事上所講那樣，是無教育，粗魯的人物。一面走，一面用高加索話，「密哈來斯，薩克來斯，敏革爾來」的，吶喝似的唱着歌。

他又向他衝過去了。

「不對，」他說，「對不起！如果您是格魯怎人，那麼，您豈不也就是俄羅斯人麼？您當

然應該愛長官命令過的東西，不該唱高加索歌，但是，如果不怕牢監，那就即使不管命令……」

格魯怎人把他痛打了一頓，自去喝卡菲丁酒去了。

他就這麼的躺着，沈思起來——

「但，但是呢？[？]這里還有韃靼人，亞美尼亞人，巴錫吉耳人，啓爾義斯人，莫耳忒瓦人，列忒尼亞人，——實在多得很！而且這還並不是全部……也還有和自己同種的斯拉夫人……」

這時候，又有一個烏克蘭尼人走來了。自然，他也在嚷嚷的唱——

「我們的祖宗了不起，

住在烏克蘭尼……」

「不對不對，」他一面要爬起來，一面說，「對不起，請您以後要用 b (註) 這字才好，

(註) 讀如 *bi*，俄國字母的第二十九字——譯者。

因爲如果您不用，那就傷了帝國的一統的……」

他許多工夫，還和這人講了種種事。這人一直聽到完。因爲正如各種烏克蘭尼軼聞集所切實地證明，烏克蘭尼人是懶散的民族，喜歡慢慢地做的。況且他也是特別執拗的人……

好心的人們抱了他起來，問道——

「住在那里呢？」

「大俄羅斯……」

他們自然是送他到警察局裏去。

送着的中途，他顯出一點得意模樣，摸一下自己的臉，雖然痛，卻覺得很大了。於是想道——

「大概，成功了。」

人們請局長洪·猶覃弗列舍爾來看他。因爲他對於同胞很懇切，就給他去叫警察

醫。醫生到來的時候，人們都大喫一驚，私議起來。而且也不再當作一件事，不大理睬了。

「行醫以來，這是第一回，」醫生悄悄的說。「不知道該怎麼診斷才是……」

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他想着，問。

「是呀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

「是先前的臉，完全失掉了的。」洪·猶草弗列舍爾回答道。

「哦，臉相都變了麼？」

「一點不錯，但您想必知道，」那醫生安慰着說，「現在的臉，是可以穿上薄子的臉

了……」

他的臉，就這樣的過了一世。

這故事裏，什麼教訓之類，是一點也沒有的。

六

有一個愛用歷史來證明自己的大人先生。一到要說謊的時候，就吩咐跟了道——

「愛戈爾加，去從歷史裏找出事實來，是要駁倒歷史並不反覆的學說的……」

愛戈爾加是伶俐的漢子，馬上找來了。他的主人用許多史實，裝飾了自己的身子，應情勢的要求，拿出他所必要的全部來，所以他不會受損。

然而他是革命家——有一時，竟至於以為所有的人都應該是革命家。並且大胆地互相指摘道——

「英國人有人身保護令，但我們是傳票！他們很巧妙地揶揄着兩國民之間的那

麼的不同。因為要消遣世間的煩悶，打起牌來了，賭輸贏直到第三回雄雞叫。第三回雄雞叫一來報天明，大人先生就吩咐道——

「愛戈爾加，去找出和現在恰恰合式的，多到搬不動那樣的引證來！」

愛戈爾加改了儀容，翹起指頭，意義深長地記起了「雄雞在聖露西歌唱」的歌——

雄雞在聖露西歌唱——

說不久就要天明，在聖露西！

「一點不錯！」大家說，「真的，的確是白天了……」

于是就去休息。

這倒沒有什麼，但人們忽然焦躁的鬧了起來。大人先生看出來了，問道——

「愛戈爾加，民衆爲什麼這麼不平靜呢？」

那跟丁高興的稟覆說——

「民衆要活得像一個人模樣……」

但他卻驕傲的說了——

「原來你以為這是誰教給他們的？這是我教的！五十年間，我和我的祖宗總教給他們：現在是應該活得像人了的時候，就是這樣的！」

而且越加熱心起來，不住的催逼着愛戈爾加，說——

「去給我從歐洲的農民運動史裏，找出事實來，還有，在福音書裏，找關於『平等』的句子……文化史裏，找關於所有權的起源——快點快點！」

愛戈爾加很高興！真是拼命，弄得汗流浹背，將書本子區別開來，只剩下書面，各種動人的事實，堆得像山一樣，拉到他主人那里去。主人稱讚他道——

「要出力！立憲政治一成功，我給你弄一個很大的自由黨報紙的編輯！」

肚子弄得很壯了的他，於是親自去宣傳那些最有智識的農民們去了——

「還有，」他說，「羅馬的革拉克錫兄弟，還有在英國、德國、法國的……這些，都是歷史上必要的事情！愛戈爾加，拿事實來！」

就這樣地馬上引用了事實，給他們知道即使上頭不願意，而一切民衆，卻都要自由。農民們自然是高興的。

他們大聲叫喊道——

「真是多謝你老。」

「一切事情都由了基督教的愛和相互的信，收場了。然而，人們突然問道——

「什麼時候走呀？」

「走那里去？」

「別地方去！」

「從那里走？」

「從你這里……」

他是古怪人，一切都明白，但最簡單的事情卻不明白了，大家都笑起來。

「什麼，」他說。「如果地面是我的，叫我走那里去呢？」

但是大家都不相信他的話——

「怎麼是你的？你不是親口說過的麼？是上帝的，而且在耶穌基督還沒有降生之前，就已經有幾位正人君子知道着這事。」

他不懂他們的話。他們也不懂他。他又催逼愛戈爾加道——

「愛戈爾加，給我從所有的歷史裏去找出來。」

但那跟丁卻毫不遲疑的回答他說——

「所有的歷史，因為剪取反對意見的證據，都用完了。」

「胡說，這奸細……」

然而，這是真的。他跑進藏書室裏去一看，剩下的只有書面和書套。爲了這意外的事，他流汗了。於是悲哀地稟告自己的祖宗道——

「誰將這歷史做得那麼偏頗的方法，教給了你們的呢！都成了這樣子……這算是什麼歷史呀？昏憤胡塗的。」

但大家堅定的主張着——

「然而」他們說，「你早已清清楚楚的對我們證明過了，還是快些走的好罷，要不然，就要來趕了……」

說起愛戈爾加來，又完全成了農民們的一氣，什麼事情都顯出對立的態度，連看見他的時候，也當面惹弄起來了——

「哈培亞斯·科爾普斯（註）怎麼了呀！自由主義怎麼了呀……」
簡直是弄糟了。農民們唱起歌來了。而且又驚又喜，將他的乾草堆各自搬到自己的屋子裏去了。

他驀地記了起來的，是自己還有一點手頭的東西。二層樓上，曾祖母坐着在等目前的死，她老到將人話全部忘卻了，只還記得一句——

（註）Habeas Corpus 是查理斯二世時，在國會通過，保障被法庭判決有罪以前的人的一條法律。

——譯者。

「不要給……」因爲已經六十一歲，此外的話，什麼也不會說了。

他懷着激昂的感情，跑到她那里去，以骨肉之愛，伏在她的腳跟前，並且訴說道——

「媽媽的婆婆！你是活歷史呀……」

但她自然不過是喃喃的——

「不要給……」

「哦哦，爲什麼呢？」

「不要給……」

「但是他們趕走我，偷東西，這可以麼？」

「不要給……」

「那麼，雖然並不是我的本意，還是幫同瞞着縣官的好麼？」

「不要給……」

他遵從了活歷史的聲音，並且用曾祖母的名義，發了一個悲痛的十萬火急報。自己

卻走到農民們那里，發表演道——

「諸位驚動了老太太，老太太去請兵了。但是，請放心罷，看來是沒有什麼的，因為我不肯放兵到你們那里去的！」

這之間，勇敢的兵丁們跨着馬跑來了。時候是冬天，馬一面跑，一面流着汗，一到就索索的發抖，不久，全身蒙上了一層雪白的霜。大人先生以為馬可憐，把牠帶進自己的廄屋裏面去。帶了進去之後，便對着農民們這樣說——

「請諸位把先前聚了衆，在我這里胡亂搬去的乾草，趕快還給這馬罷。馬，豈不是動物麼，動物，是什麼罪過也沒有，唔，對不對呢？」

兵丁們都餓着；喫掉了村子裏的雉鷄。這位大人先生的府上的四近，就靜悄悄了。

愛戈爾加自然仍舊回到他家裏來。他像先前一樣，用他做着歷史的工作，從新買了新的書，囑咐他凡有可以誘進自由主義去的事實，就統統的塗掉，倘有不便塗掉的地方，則填進新的趣旨去。

愛戈爾加怎麼辦呢？對於一切事務，他是都勝任的。因為要忠實，他連淫書都研究起來了。但是，他的心裏，總還剩着燦亮的星星。

他老老實實的塗抹着歷史，也做着哀歌，要用「敗績的戰士」這一個化名來付印。

唉，報曉的美麗的雄鷄喲！

你的榮耀的雄聲，怎麼停止了？

我知道：永不滿足的貓頭鷹，

替代了你了。

主人並不希望未來，

現在我們又都在過去裏，

唉，雄鷄喲，你被燒熟，

給大家喫掉了……

叫我們到生活裏去要在什麼時候？

給我們報曉的是誰呢？

唉唉，倘使雄鷄不來報，

怕我們真要起得太晚了！

農民們自然是平靜了下來，馴良的過着活。並且因為沒有法子想，唱着下等的小

曲——

哦哦，媽媽老實啲！

喂喂，春天來到了，

我們歎口氣，
也就餓死了！

俄羅斯的國民，是愉快的國民呢……

有一國的有一處地方，住着猶太人。他們都是用於虐殺，用於毀謗，以及用於別的國家的必要上的極普通的猶太人。

這地方，有着這樣的習慣——

原始民一顯出對於自己的現狀的不滿來，從觀察秩序的那一面，就是從上司那面，就立刻來了用希望給他們高興的叫喚——

「人民呀，接近主權的位置去呀！」

人民被誘進去了，但他們又來騙人民——

「爲什麼鬧的？」

「老爺，沒有喫的了！」

「那麼，牙齒是還有的罷？」

「還有一點點……」

「你瞧！你們總在計劃些什麼事，並且想瞞住了上頭！」

假如上頭以爲只要徹底的辦一下不平穩的模樣，就可以鎮住，那是馬上用這手段的，如果覺得這手段收拾不下了，那就不用籠絡——

「唔，你們要什麼呢？」

「一點田地……」

有些人們，却全不懂得國家的利益，還要更進一步，討人厭的懇求道——

「想請怎樣的改正一下子。就是，牙齒呀，肋骨呀，還有我們的五臟六腑呀，都要算作我們自己的東西，別人不能隨隨便便下手，就是這樣子！」

於是上司開始訓戒了——

「喂，諸位！這種空想，有什麼用呢？古人說得好，『不要單想麵包。』俗諺裏也說，一個學者，抵得兩個粗人！」

「但他們承認麼？」

「誰呀？」

「粗人們呀！」

「胡說當然的！三年前的聖母昇天節（註）之後，英國人到這里來，就這樣的請求過——把全部貴國的人民都驅逐到西伯利亞去，讓我們來罷，我們——他們說——規規矩矩的納稅，燒酒是每年給每位先生喝十二桶，而且一般……不行——我們說——爲什麼呀？我們這里，本國的人民是善良的，柔和的，從順的，我們要和他們一起過下去的……就是這樣，青年們，你們去弄猶太人，不是比胡鬧好麼？不是他們有什麼用？」

原始民想了一通，想到了除掉上司親手安排的事情以外，不會再有怎樣的解說，於是決定了——

「噲，好，幹罷，列位，准了的哩……」

他們破壞了大約五十家房屋，虐殺了幾個猶太人，疲於奮鬪，因希望而平靜了，秩序就這樣地奏着凱歌……

除了上司們，原始民，以及作為回避擾亂和寬解獸心之用的猶太人之外，這國度裏是還生存着善良的人們的。每有一回虐殺，他們就會合了全部的人員——十六名，用文字抗議去告訴全世界——

「縱使猶太人亦屬俄國之臣民，而悉加殲滅，吾等則確信為非至當，由諸觀點，對於生人之無法之殺戮，吾等爰於此表示其責難焉。休曼涅斯安夫，（註）菲德厄陀夫，伊凡諾夫，克賽古平，德羅布庚，克理克諾夫斯基，阿息普·忒羅愛訶夫，格羅哈羅，菲戈福波夫，吉

（註）即「人道主義氏」之意——譯者。

理爾·美訶藉夫，斯羅復台可夫，凱比德里娜·可倫斯凱耶，前陸軍中佐納貝比復，律師那倫，弗羅波中斯基，普力則理辛，七齡童格利沙·蒲直錫且夫。」

所以每一回虐殺，那不同之處，就只有格利沙的年紀有變化，和那倫——忽然到和他同名的市上去了——換了那倫斯凱耶的署名。

對於這抗議，有時外省也來了反應——

「贊成，參加。」這是拉士兌爾喀也夫從特力摩夫打來的電報，沙謨林的薩陀爾干弩以也來響應了。薩木古理左夫「等」也從渥庫羅夫來響應了。但誰都知道，這「等」是他想出來嚇嚇人的。因為住在渥庫羅夫，連一個叫「等」的也沒有。

猶太人熟讀着抗議書，愈加悲泣了。但有一回，却有一個猶太人中的非常狡猾的人提議道——

「你們知道麼？怎麼？不知道？這麼的幹一下罷，在這未來的虐殺之前，把紙張，鋼筆，還有墨水，統統藏起來。那時候，他們，連格利沙在內的那十六個，怎麼辦？——來看一看罷。」

彼此都很說得來的，一說就做，買盡了所有的紙，筆，藏起來了。墨水是倒在黑海裏，於是坐着在等候。

用不着等到怎麼久。又准了，虐殺就開頭，猶太人躺在醫院裏，人道主義者們却在彼得堡滿街跑，找着紙張和鋼筆，然而都沒有，除了上司的辦公室以外，什麼地方也沒有，但是，辦公室却不肯給！

「怎麼樣，諸君！」上司們說，「諸君爲什麼要這東西，我們是知道的！但是，即使沒有這些，諸君該也可以辦得的！」

於是弗羅波中斯基詢問道——

「這是怎麼的呢？」

「這是，」上司們回答說，「我們已經把抗議教夠了，自己想法子去……」

格利沙——他已經四十三歲了——在哭着。

「用話來傳進抗議去罷！」

但是，這也沒法辦！

菲戈福波夫模模胡胡的想到了——

「板壁上面，怎麼樣？」

可是彼得堡並沒有板壁，都是鐵柵。

但他們向偏僻的市外的屠牛場那一面跑去了，發現了一片陳舊的小板壁，休曼涅斯妥夫剛用粉筆寫了第一個字，忽然間——好像從天而降似的——警官走了過來，開始了教訓——

「幹什麼呀？孩子們這樣的亂塗亂寫，是在罵走他們的，你們不是好像體體面面的紳士麼？唔，這是怎的！」

警官當然是不懂他們的，以為是偷犯着第一千一條（註）的文士們的一派。於是他們紅了臉，真的走回家去了。

（註）查禁敗壞風俗圖書條項——譯者。

因爲這樣子，所以在這一回的襲擊，無從抗議，人道主義者一派也沒有得到滿足就完了。

凡是懂得民族心理學的人們，是公平地講述着的。曰：「猶太人者，狡猾之人民也！」

有一處地方住着兩個無賴，一個的頭髮有些黑，別一個是紅的。但他們倆都是晦氣的人物。他們羞得去偷窮人，富人那里却又到底近不去。所以一面想着只好進牢監去喫公家飯，一面還在苦苦的過活。

這之間，這兩個懶漢終於弄得精窮了。因為新任知府望·兌爾·百斯篤（註）到了任，巡閱之後，出了這樣的告示——

「從本日始，凡俄羅斯國粹之全民，應不問性別，年齡及職業，皆毫不猶豫，為國效勞。」

黑頭髮和紅頭髮的兩個朋友，歎息着，猶豫了一番，終於大家走散了——因為有些人進了偵緝隊，有些人變了愛國者，有些人兼做着這兩樣，把黑頭髮和紅頭髮剩在完全的孤獨中，一般的疑惑下面了。改革後大約一個禮拜的樣子，他們就窮得很，紅頭髮再也熬不下去了，便對伙伴道——

「凡尼加，我們也還是爲國效勞去罷？」

黑頭髮的臉紅了起來，順下眼睛，說——

「羞死人……」

「不要緊的！許多人比我們過得好，一句話——就因爲在效勞的緣故呀！」

「橫豎他們是快要到變成犯人的時候了的……」

「胡說！你想想看，現在不是連文學家們也在這麼教人麼——『縱心任意的生活能，橫豎必歸於死亡』……」

也很辯論了一番，却總歸不能一致。

「不行，」黑頭髮說。「你去就是了，我倒不如仍舊做無賴……」

他就去做自己的事，他在盤子裏偷了一個白麵包，剛剛要喫，就被捕，挨了一頓鞭子，送到地方判事那里去了。判事用了莊嚴的手續，決定給他公家做。黑頭髮在牢監裏住了兩個多月，胃恢復了，一被釋放，就到紅頭髮那里去做客人。

「喂，怎麼樣？」

「在效勞呀。」

「做什麼呢？」

「在驅除孩子們呀。」

對於政事，黑頭髮是沒有智識的，他喫了一驚——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爲安寧呀，誰都受了命令的，說是『要安靜』。」紅頭髮解釋着，但他的眼睛裏帶着憂愁。

黑頭髮搖搖頭，仍舊去做他自己的事，又爲了給喫公家飯，送進牢監裏去了。真是清楚，良心也乾淨。

釋放了，他又到伙伴那里去——他們倆是彼此相愛的。

「還在驅除麼？」

「唔，那自然……」

「不覺得可憐麼？」

「所以我就只揀些腺病質的……」

「不能沒有區別麼？」

紅頭髮不作聲，只吐着沉痛的歎息，而且紅色淡下去了，發了黃。

「你怎麼辦的呢？」

「唔，這麼辦的……我奉到的命令，是從什麼地方捉了孩子，帶到我這里，於是從他們問出實話來。但是，問不出的，因爲他們橫豎是死掉的……我辦不來，恐怕那……」

「你告訴我，爲什麼要這麼辦呢？」黑頭髮問。

「爲了國家的利益，在這麼辦的，」紅頭髮說，但他的聲音發着抖，兩眼裏含了眼淚了。黑頭髮在深思——他覺得伙伴可憐相——要替他想出一種什麼獨立的事業來。忽然間，很有勁的開口道——

「喂，發了財了麼？」

「那當然，老例呀……」

「唔，那麼，來辦報罷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好登橡皮貨的廣告……」

這中了紅頭髮的意，他乾笑了。

「好給人不生孩子麼？」

「自然不是用不着生了他們來受苦麼？」

「不錯的！但是，爲什麼要辦報呢？」

「做做買賣的掩飾呀這獸子！」

「同事的記者們恐怕未必贊成罷。」

黑頭髮覺得太意外了，吹一聲口哨。

「笑話！現在的記者，是把自己活活的身子當作試演，獻給女讀者的呢……」

這樣的決定了——紅頭髮就在「優秀的文藝界權威的贊助之下」動手來辦報。辦公室的旁邊，開着巴黎貨的常設展覽會。編輯室的樓上，還給愛重體面的貴人們設了休憩室。

事業做得很順手。紅頭髮過着活，發胖了。貴人們都很感激他。他的名片上印着這樣的文字——

「這邊那邊」日報編輯兼發行人
 「勞於守法羣公嘉隆齋」齋主兼創辦人
 本齋另售並販賣衛生預防具

多
縱
橫

黑頭髮從牢監裏出來，到伙伴那兒喝茶去，紅頭髮却請他喝香檳酒，誇口道——

「兄弟，我現在簡直好像在用香檳酒洗臉，別的東西是不成的了，真的！」

因為感激得很，還閉了兩隻眼睛，親暱的說道——

「你教給我好法子了！這就是爲國效勞呀！大家都滿足着哩！」

黑頭髮也高興。

「好，就這樣地過活下去罷！因為我們的國度，是並不麻煩的！」

紅頭髮感激了，於是勸他的朋友道——

「凡涅，還是到我這里來做個訪事員罷！」

「不行，兄弟，我總是舊式的人，我還是仍舊做無賴，照老樣子……」

這故事裏，是什麼意義也沒有的……連一點點！

九

有一個時候，上司頗倦於和懷異心的人們的爭鬪了，但因為希望終於得到桂冠，休息一下，便下了極嚴峻的命令——

「凡懷異心者，應即毫不猶豫，從所有隱匿之處曳出，一一勘定，然後以必要之各種相當手段，加以殲除：此令。」

執行這命令的，是撲滅男女老小的經常僱員，曾為菲戈國王陛下及「阿古濃田」的主效過力的前大尉阿崙提·斯台爾文珂。所以對於阿崙提，付給了一萬六千個盧布。阿崙提來辦這件事，也並不是因為本國裏找不出相宜的人，他有異常嚇人的堂

堂的風貌，而且多毛，多到連不穿衣服也可以走路，牙齒有兩排，足有五十四個，因此得着上司的特別的信任。要而言之，就是爲了這些，招他來辦的。

他雖然具備着這些資格，却粗鹵的想道——

「用什麼法子查出他們來呢？他們不說話！」

真的，這市裏的居民，實在也很老練了。彼此看作宣傳員，互相疑懼，就是對母親說話，也只用一定的句子或者外國話，確鑿的話是不說的。

「Nést-ce pas? (是罷?)」

「Maman (媽媽) 中飯時候了罷, Nést-ce pas?」

「Maman, 我們今天不可以去看電影麼, Nést-ce pas?」

但是，斯台爾文珂仔仔細細的想了一通之後，到底也發見了秘密思想的暴露法，他用過氧化氫洗了頭髮，修刮一下，成了一個雪白的人，於是穿上不惹人眼的衣服。這就是他，是看也看不出的。

旁邊，就到街上去，慌慌張張的走着，一看見順從天性之聲的市民悄悄的溜進什麼地方去，就從左邊攔住他，引誘似的低聲的說道——

「同志，現在的生活，您一定不覺得滿足罷？」

最初，市民就像想到了什麼似的，放緩了腳步，但一望見遠遠的來了警察，便一下子現出本相來了——

「警官，抓住他……」

斯台爾文珂像猛虎一樣，跳過籬垣，逃走了，他坐在草叢裏細細的想——

「這模樣，是查不出他們來的，他們都行動得很合法，畜生！」

這之間，公款減少下去了。

換上淡色的衣服，用別樣的手法來捉了。大膽的走近市民去，問道——

「先生，您願意做宣傳員麼？」

於是市民就坦然的問道——

「薪水多少呢？」

別的一些人，却客客氣氣的回覆——

「多謝您。我是已經受了僱的！」

「着了，」阿崙提想，「好，抓住他！」

這之間，公款自然而然的減少下去了。

他去探了一下「臭蛋的各方面利用公司，」但這是設在三個監督和一個憲兵官的高壓之下的，雖然每年開一次會議，却又知道那是一位每回得着彼得堡的特別許可的女人。阿崙提覺得無聊起來了，因此公款也就好像生了急性肺炎一樣。

於是他氣忿了。

「好罷！」

他積極的活動了起來——一走近市民去，便簡截的問道——

「生活滿足嗎？」

「滿足得很！」

「但是，上司却不滿足哩？再見……」

如果有誰說不滿足的，那當然——

「抓住！」

「等一等……」

「什麼事呀？」

「我所謂不滿足，不過是指生活還沒有十分堅固這一點而言的。」

「這樣的麼？……」

他用了這樣的方法，在三禮拜裏，抓到了一萬個各式各樣的人，首先是把他們分送在各處的牢監裏，其次是吊起他們的頸子來，但因為經濟關係，也就叫市民自己來下手。諸事都很順當。但是，有一回，上司的頸子去獵兔子了，從市上動身之後，所見的是野外的非常的熱鬧和市民的平和的活動的情景——彼此舉出犯罪的證據來，互相詰難

着，吊着，埋着，一面是斯台爾文珂拿着棍子，在他們之間走來走去，激勵着——

「趕快喂，黑臉，再快活點喂，敬愛的諸君，你們發什獸呀？繩套子做好了沒有——哪，吊起來，不是用不着礙別人的手脚嗎？孩子，喂，孩子，爲什麼不比你爸爸先上去的喂，大家不要這麼性急，總歸來得及的……因爲希望安靜，忍耐得長久了，忍耐一下有什麼難呢！喂，鄉下人，那里去……好不懂規矩……」

上司跨在駿馬的脊梁上，眺望着，一面想——

「他弄到了這許多，真好本領！所以市裏的窗戶，全都釘起來了……」

但這時忽然看見的，是他的嫡親的伯母，也腳不點地的掛着。大喫了一驚。

「到底是誰在指揮呀？」

斯台爾文珂立刻走近去。

「大人，是卑職！」

於是上司說道——

「喂，兄弟，你一定是個昏蛋，像會亂用公款似的造決算書來給我罷。」

斯台爾文珂送上決算書去，那裏面是這麼寫着的——

「爲執行關於撲滅懷異心者之命令，卑職凡揭發並拘禁男女懷異心者二〇、一〇七名口。

計開——

誅戮者……………男女 七二九名口

絞斃者……………同 五四一名口

令衰弱至決難恢復者……………男女 九三七名口

事前死亡者……………同 三一七名口

自殺者……………同 六三名口

撲滅者，共計 一、八七六名口

費用 一六、八八四盧布

連一切費用在內，每名口所費用以七盧布計算，計

不足 八四四盧布一

長官發抖了，索索的發抖了，自言自語似的說道——

「不——足——嗎？什麼東西，這菲戈鬼，你的菲戈全島，加上了你的王，連你添進去，也值不到八百盧布呀！你去想想看——如果你這麼的措油，那麼，比你高出十倍以上的人物的這我，那時候又怎麼樣？遇着這樣的胃口，俄國是不夠喫三年的，但是，要活下去的却不只你一個，你懂得嗎？況且賬上的三百八十名口，是多出來的，你看，這『事前死亡者』和『自殺』者的兩項——就分明是多出來的！這賊骨頭，不是連不能上賬的，也都開進去了嗎？……」

「大人」阿崙提分辯說。「但是，這是因為卑職使他們不想活下去了的緣故呵。」
「但是，這樣的也要算七盧布一個嗎？還有呢，恐怕連毫不相干的人，也不知道有多少填在這裏而呢！本市全部的居民，是有一萬二千名口的——不行，小子，我要送你到法院去！」

果然，對於菲戈人的行動，施行了最嚴密的調查。他的犯了九百十六盧布的侵吞公

款罪竟被發覺了。

阿崙提被公正的審判所判決，宣告他應做三個月的苦工，那地位是沒有了。總而言之——菲戈人要喫三個月苦。

迎合上司的意思——這也是難得得的。

十

有一個好人，在仔仔細細的想着他應該做什麼。

終於決了心——

「不要再用暴力來反抗惡能，還是用忍耐來把惡征服！」

他並不是一個沒有個性的人，所以決了心之後，就坐着忍耐了起來。

然而，偵探伊額蒙這一派一知道，却就去報告去了——

「看管區內居民某，忽開始其不動之姿勢與無言之行動。此顯係欲使己身如無，以

圖欺誑上司也。」

伊額蒙勃然大怒道——

「什麼沒有誰呀？沒有上司嗎！帶他來！」

帶來了之後，他又命令道——

「搜身！」

檢查過身體。值錢的東西都被沒收了，就是，錶和純金的結婚戒指被拿去了，鑲在牙上的金被挖去了，還有新的褲帶也被解掉，連扣子都摘去了，這才報告說——

「搜過了。伊額蒙！」

「唔，什麼——什麼也沒有了嗎？」

「什麼也沒有了，連不相干的東西也統統拿掉了！」

「但是，腦袋裏面呢？」

「腦袋裏面好像也並沒有什麼似的。」

「帶進來！」

居民走到伊額蒙的面前來，他用兩隻手按着褲子，伊額蒙一看見，却當作這是他對生命的一切變故的準備了。但爲了要引起痛苦的感情來，還是威猛的大聲說——

「喂，居民，來了！」

那居民就馴良的稟告道——

「全體都在治下了。」

「你是怎麼了的呀，唔？」

「伊額蒙，我全沒有什麼！我不過要用忍耐來征服……」

伊額蒙的頭髮都豎了起來，發吼道——

「又來？又說征服嗎？」

「但這是說把惡……」

「住口！」

「但這並不是指您的……」

伊額蒙不相信——

「不指我那麼指誰？」

「是指自己！」

伊額蒙喫了一驚——

「且慢，惡這東西，究竟是在那里的呀？」

「就在於拉惡！」

「是朦混罷？」

「真的，可以起誓……」

伊額蒙覺得自己流出冷汗來。

「這是怎麼的呢？」他看着居民，想了一通之後，問道——

「你要什麼呀？」

「什麼也不要？」

「爲什麼什麼也不要？」

「什麼也不要！只請您許可我以身作則，教導人民。」

伊額蒙又咬着鬍子，思索起來了。他是有空想的的心的，還愛洗蒸汽浴，但是淫蕩的地阿哨阿哨的叫喊，大體是偏於總在追求生活的歡樂這一面的。並且不能容忍反抗和剛愎，對於這些，時常講求着將硬漢的骨頭變成稀粥那樣的軟化法。但在追求歡樂和軟化居民的餘暇，却喜歡幻想全世界的和平和救濟我們的靈魂。

他在凝視着居民，而且在詫異。

「一直先前就這樣的罷！」

於是他成了柔和的心情，歎息着問道——

「什麼又使你成了這樣的呢，唔？」

那居民回答說——

「是進化……」

「不錯，朋友，那是我們的生命呵！有各色各樣的……一切事物，都有缺陷，搖擺着身子，但躺起來，那一邊向下好呢，我們不知道……不能挑選，是的……」

伊額蒙又歎息了。他也是人，也愛祖國，靠着牠過活。各種危險的思想，使伊額蒙動搖了——

「將人民看作柔和的，馴良的東西，那是很愉快的——的確確，但是，如果大家部停止了反抗，不是也省掉了曬太陽和旅行費嗎？居民都死完，是不至於的——在朦混呀，這匪徒還得研究他一下。做什麼用呢？做宣傳員臉的表情太散漫，無論用什麼假面具，也遮不住這沒表情，而且他的說話又不清楚。做絞刑吏，怎麼樣呢？力量不夠……」

到底想了出來了，他向辦公人員說——

「帶這好運道的人，做第三救火隊的馬房掃除人去罷！」

他入了隊，但是不屈不撓的掃除了馬房。這對於工作的堅忍，伊額蒙看得感動了，他的心裏發生了對這居民的相信。

「假使一切事情，都是這模樣呢？」

經過了暫時的試驗之後，就使他接近自己的身邊，叫他來膽清隨便做成的銀錢的收支報告，居民膽清了，一聲也不響。

伊額蒙越加佩服了，幾乎要流淚。

「哈哈，這個人，雖然會看書寫字，却也有用的。」

他叫居民到自己面前來，說道——

「相信你了！到外面講你的真理去罷，但是要眼觀四向呀！」

居民就巡游着市場，市集，以及大大小小的都會，到處高聲的揚言道——

「你們在做些什麼呀？」

人們看見了不得不信的異乎尋常的温情的人格，於是走近他去，招供出自己的罪惡來，有些人竟還發表了祕藏的空想——有一個說，他想偷，却不受罰；第二個說，他想巧妙的誣陷人；第三個說，他想設法講誰的壞話。

要而言之，無論誰，都——恰如向來的俄羅斯人一樣——希望着逃避對於人生的所有的本分，忘却對於人生的一切的責任。

他對這些人們說——

「你們放棄一切能有人說過：『一切存在，無非苦惱，人因欲望，遂成苦惱，故欲斷絕苦惱，必須消滅欲望。』所以，停止欲望罷，那裏，一切苦惱，就自然而然的消除了——真的！」人們當然是高興的，因為這是真實，而且簡單，他們即刻躺在自己站着的地方安穩了。也幽靜了……

這之後，雖然程度有些參差，但總而言之，四圍却非常平靜，靜到使伊額蒙覺得淒慘了，但他還虛張着聲勢——

「這些匪徒們，在裝腔呀！」

只有一些昆蟲，仍在遂行着自己的天職，那行爲，漸漸的放肆起來了，也非常繁殖起

「但是，這是怎樣的肅靜呵！」伊額蒙縮了身子，各處搔着癢，一面想。

他從居民裏面，叫出忠勤的僕人來——

「喂，蟲豸們在攪擾我，來幫一下罷。」

但那人回答他道——

「這是不能的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無論如何，是不能的。雖說蟲豸們在攪擾，但還是因為您是活人的緣故呀，但是……」

「那麼，我就要叫你變死屍了！」

「隨您的便。」

無論什麼事，全是這樣子。誰都只說是「隨您的便。」他命令人執行自己的意志，就得到極利害的傷心。伊額蒙的衙門破落了，滿是老鼠，亂咬着公文，中了毒死掉。伊額蒙自

已也陷入更深的無聊中，躺在沙發上，幻想着過去——那時是過得很好的！告示一出，居民們就有各種反對的行爲，有誰該處死刑，就必得有給喫東西的法律！倘在較遠的地方，居民想有什麼舉動，是一定應該前去禁止的，於是付旅費！一得到一舉職所管區域內的居民已經全滅」的報告，還得給與獎賞和新的移民！

伊額蒙耽着過去的幻想，但鄰近的別的人種的各國裏，却像先前一樣，照着自己的老規矩在過活，那些居民，在各處地方，用各種東西，彼此在吵架，他們裏面，喧鬧和雜亂和各種的騷擾，是不斷的，然而誰也不介意，因為對於他們，這是有益的，而且也還有趣的。

伊額蒙忽然想到了——

「唔！居民們在朦蔽我！」

他跳起來，在本國裏跑了一轉，推着大家，搖着大家，命令道——

「起來，醒來，站起來！」

毫無用處！

他抓住他們的衣領，然而衣領爛掉了，抓不住。

「豬囉！」伊額蒙滿心不安帖，叫道，「你們究竟怎麼了呀？看看鄰國的人們罷……」

哪，連那中國尙且……」

居民們緊貼着地面，一聲也不響。

「唉，上帝呵！」伊額蒙傷心起來了，「這怎麼辦才好呢？」

他來用欺騙，他彎腰到先前那一個居民的面前，在耳朵邊悄悄的說道——

「喂，你！祖國正遭着危難哩，我起誓，真的，你瞧，我劃十字，完全真的，正嘗着深切的危難哩！起來罷，非抵抗不可……無論怎樣的自由行動都許可的……喂，怎麼樣？」

然而已經朽腐了的那居民，却只低聲說——

「我的祖國，在上帝裏……」

別的那些是恰如死人一樣，一聲也不響。

「該死的運命論者們！」伊額蒙絕望的叫道，「起來罷！怎樣的抵抗都許可的……」

只有一個會是爽直而愛吵架的人，微微的欠起一點身子，向周圍看了一看——

「但是，抵抗什麼呢？什麼也沒有呀……」

「是的，還有蟲豸……」

「對於那蟲豸，我們是慣了的！」

伊額蒙的理性，完全混亂了。他站在自己的土地的中央，提高了聲，大喊道——

「什麼都許可了，我的爸爸們！救救我！實行罷！什麼都許可了！大家互相咬起來呀！」

寂靜，以及舒服的休息。

伊額蒙想：什麼都完結了！他哭了起來。他拔着給熱淚弄濕了的自己的頭髮，懇求

道——

「居民們敬愛的人們！要怎麼辦才好呢？現在，莫非叫我自己去革命嗎？你們好好的想想罷，想一想歷史上是必要的，民族上是難逃的事情……我一個，是不能革命的，我這里，連可用的警察也沒有了，都給蟲豸喫掉了……」

然而他們單是睜眼。就是用樹尖來刺，大約也未必開口的。就這樣，大家都不聲不響的死掉了，失了力量的伊額蒙，也跟着他們死掉了。因為是這模樣，所以雖在忍耐的裏面，也一定應該有中庸。

十一

居民裏面最聰明的人們，對於這些一切，到底也想了起來了……

「這是怎麼的呀？[？]看來看去，都只有十六個！」

費盡了思量之後，於是決定道——

「這都因為我們這裏沒有人才的緣故。我們是必須設立一種完全超然的，居一切之上，在一切之前的中央思索機關的，恰如走在蘇羊們前面的公山羊一樣……」

齊誰反對了——

「朋友們，但是，許多中心人物，我們不是已經夠受了嗎？」

不以爲然。

「那一定是帶着俗務的政治那樣的東西罷？」

先前的那人也不弱——

「是的，沒有政治，怎麼辦呢，況且這是到處都有的！我自然也在這麼想——牢監滿起來了，徒刑囚監獄也已經塞得一動都不能動，所以擴張權利，是必要的……」

但人們給他注意道——

「老爺，這是意德沃羅基呀，早是應該拋棄的時候了！必要的是新的人，別的什麼也不要……」

於是立刻遵照了聖師的遺訓裏所教的方法，開手來創造人，把口水吐在地上，捏起來，拌起來，弄得泥土一下就糟到耳朵邊。然而結果簡直不成話。爲了那惴惴然的熱心，竟把地上的一切好花踏爛，連有用的蔬菜也滅絕了。他們雖然使着勁，流着汗，要弄下去，但——因爲沒本領，所以除了互相責備和胡說八道以外，一無所得。他們的熱心終於使上

蒼發了怒——起旋風，動大雷，酷熱炙着給狂雨打溼了的地面，空氣裏充滿了悶人的臭味——喘不了氣！

但是，時光一久，和上蒼的糾紛一消散，看哪，神的世界裏，竟出現了新的人！

誰都大歡喜，然而——唉，這暫時的歡喜，一下子就變成可憐的窘急了。

爲什麼呢？因爲農民的世界裏一有新人物發生，他就忽然化爲精明的商人，開手來工作，零售故園，四十五戈貝克起碼。到後來，就全盤賣掉了，連生物和一切思索機關都在內。

在商人的世界裏，造出新人來——他就是生成的墮落漢，或者有官氣的。在貴族的領地裏——是像先前一樣，想擠淨國家全部收入的人物在抽芽；平民和中流人們的土地上呢，是像各式各樣的野薊似的，生着煽動家，虛無主義者，退嬰家之類。

「但是，這樣的東西，我們的國度裏是早就太多了的！聰明的人們彼此談論着，真的思索起來了——」

「我們承認，在創造技術上，有一種錯誤。但究竟是怎樣的錯誤呢？」

在坐着想，四面都是爛泥，跳上來像是海裏的波浪一樣，唉，唉，好不怕人！

他們這樣的辯論着——

「喂，舍列台萊·拉甫羅維支，你口水太常吐，也太亂吐了……」

「但是，尼可爾生·盧啓文，你吐口水的勇氣可還不夠哩……」

新生出來的虛無主義者們，却個個以華西加·蒲思拉耶夫（註）自居，蔑視一切，嚷

叫道——

「喂，你們，菜葉兒們好好的幹呀，但我們……來幫你們的到處吐口水……」

於是吐口水，吐口水……

全盤的憂鬱，相互的憤恨，還有爛泥。

這時候，夏謨林中學的二年級生米佳·科羅替式庚逃學出來，經過這裡了，他是

（註）荷拉迪彌爾大公時代的英雄——譯者。

名的外國郵票搜集家，綽號叫作「鋼指甲。」他走過來，忽然看見許多人坐在水窪裏，吐下口水去。並且還好像正在深思着什麼事。

「年紀不小了，却這麼憐！」少年原是不客氣的，米佳就這麼想。

他凝視了他們，看可有教育界的分子在裏面，但是看不出，於是問道——

「叔父們，爲什麼都浸在水窪裏的呀？」

居民中的一個生了氣，開始辯論了——

「爲什麼這是水窪！這是象徵着歷史前的太古的深池的！」

「但你們在做什麼呢？」

「在要創造新的人！因爲你似的東西，我們看厭了……」

米佳覺得有趣。

「那麼，造得像誰呢？」

「這是什麼話？我們要造無可比擬的……走你的罷！」

米佳是一個還不能獻身於宇宙的神祕之中的少年，自然很高興有這機會，可以參與這樣的重要事業，於是直爽的勸道——

「創造三隻腳的罷！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他跑起來，樣子一定是很滑稽的……」

「走罷，小傢伙！」

「要不然，有翅子的怎麼樣？這很好！造有翅子的罷！那麼，就像格蘭特船長的孩子們裏面的老鷓一樣，他會把教師們抓去。書上面說，老鷓抓去的並不是教師，但如果是教師，那就更好了……」

「小子！你連有害的話都說出來了！想想日課前後的禱告罷……」

但米佳是喜歡幻想的少年，漸漸的熱中了起來——

「教師上學校去。從背後緊緊的抓住了他的領頭，飛上空中的什麼地方去了。什麼

地方呢，那都一樣！教師只是跨着兩隻腳，教科書就這樣的落下來。這樣的教科書，就永遠尋不着……」

「小子！要尊敬你的長輩！」

「教師就在上面叫他的老婆——別了，我像伊里亞和邁諾克一樣，昇天了；老婆那面，却跪在大路中間，哭哩哭哩，我的當家人呀，教導人呀……」

他們對這少年發了怒。

「滾開！這種胡說八道，沒有你，也有人會說的，你還太早呢！」

於是把他趕走了。米佳逃了幾步，就停下來想，詢問道——

「你們真的在做麼？」

「當然……」

「但是做不順手嗎？」

他們煩悶地歎着氣，說——

「唔，是的。不要來妨害，走罷——」

米佳就又走遠了一些，伸伸舌頭，使他們生氣。

「我知道爲什麼不順手！」

他們來追少年了，他就逃，但他們是熟練了驛站的飛脚的人物，追到了，立刻拔頭髮。

「嚇，你……爲什麼得罪長輩的……」

米佳哭着懇求說——

「叔父們……我送你們蘇丹的郵票……我有臨本的……還送你們小刀……」

但他們嚇唬着，好像校長先生一樣。

「叔父們真的，我從此不再搗亂了。但我實在也看出了爲什麼造不成新的人……」

「說出來……」

「稍稍鬆一點……」

放鬆了，但還是捏住着兩隻手。少年對他們說道——

「叔父們！土地不像先前了！土地不中用了，真的，無論你們怎樣吐口水，也什麼都做不出來了！先前，上帝照着自己的模樣，創造亞當的時候，所謂土地，不是全不爲誰所有的嗎？但現在却都成了誰的東西。哪，所以，人也永遠是誰的所有了……這問題，和口水是毫無關係的……」

這事情使他們茫然自失，至於將捏住的兩隻手放開。米佳趁勢逃走了。逃脫了他們之後，把拳頭當着自己的嘴，罵着——

「這發紅的科曼提人！伊羅可伊人！」

然而他們又一致走進水窪裏，坐了下來，他們中間的最聰明的一個說——

「諸位同事，自做我們的事能！要忘記了那少年，因爲他一定是化了裝的社會主義者……」

唉，米佳可愛的人！

十二

有叫作伊凡涅支的一族，是奇怪之極的人民！無論遭了什麼事，都不會驚駭！他們生活在全不依照自然法則的「輕妄」的狹窄的包圍中。

「輕妄」對於他們，做盡了自己的隨意想到的事，隨手做去的事……從伊凡涅支族，剝了七張皮，於是嚴厲的問道——

「第八張皮在那里？」

伊凡涅支人毫不喫驚，爽利地回答「輕妄」道——

「還沒有發育哩，大人，請您稍稍的等一下……」

道——

「輕妄」一面焦急地等候着第八張皮的發生，一面用信札，用口頭，向鄰族自負起來，真不像足下那邊的……那樣……」

「我們這裏的人民，對於服從，是很當心的。你就是逞心縱意的做，一點也不喫驚！伊凡涅支族的生活，是這樣的——做着一點事，納着捐，送些萬不可省的賄賂，在這樣的事物的餘暇，就靜悄悄的，大家彼此鳴一點不平——

「難呵，兄弟！

有點聰明的人們却豫言道——

「怕還要難起來哩！

他們裏面的誰，有時也跟着加添幾句話。他們是尊敬這樣的人物的，說道——

「他在 i 字頭上加了點了！

伊凡涅支族租了一所帶有花園的大屋子，在這屋子裏，收留着每天練習講演，在：

字頭上加着點的特別的人們。

這裏面大約聚集了四百個人，其中的四個，蒼蠅似的，開手來加點了，加的只是因為警官好奇，給了許可的點，他們於是向全世界誇口道——

「看我們堂堂皇皇的創造出歷史來！」

但從警官看起來，他們的事業却好像是尋開心，他們還沒有在別的字上加點，就斬釘截鐵的通知他們說——

「不要弄壞字母了，大家都回家去！」

把他們趕散了，但他們並不喫驚，彼此互相安慰道——

「不要緊的，」他們說，「我們要寫上歷史去，使這種有失體面的事情，全都成爲他們的污點！」

於是伊凡涅支族在自己的家裏，一回兩三個，祕密的聚起來，仍然毫不喫驚的，彼此悄悄的說道——

「從我們的選拔出來的同人們裏，又給人把辯才奪去了！」

莽撞的，粗暴的人們，就互相告語說——

「在『輕妄』那里，是沒有什麼法律之類的！」

伊凡涅支族大概都喜歡用古諺來安慰他自己。和「輕妄」起了暫時的不一致，他們裏面的誰給關起來了，他們就靜靜的說出哲學來——

「多事之處勿往！」

如果他們裏面的誰，高興別人的得了災禍呢，那就說——

「應知自己之身分！」

伊凡涅支族就以這樣的法子過活。過活下去，終於把一切 i 字，連最末的一個也加了點了！除此以外，他們無事可做——

「輕妄」看透了這全無用處，就命令全國，發布了極嚴厲的法律——

從此禁止在 i 字上加點，並且除允准者外，凡居民所使用之一切上，皆不得有任何

附點存在。如有違犯，即處以刑法上最嚴峻之條項所指定之刑。

伊凡涅支族茫然自失了！做什麼事好呢？

他們沒有受過別樣的教練，只會做一件事，然而這被禁止了！

於是兩個人一班，偷偷的聚在昏暗的角落裏，像逸話裏面的波寫訶尼亞人一樣，附

着耳朵，討論了起來——

「伊凡涅支！究竟怎麼辦呢，假如不准的話？」

「喂——什麼呀？」

「我並沒有說什麼，但總之……」

「沒有什麼也好，這夠受了！沒有什麼呀！可是你還在說——真的！」

「唔，說我在怎麼？我什麼也不呀！」

除此以外，他們是什麼話也不會說的了！

十三

國度的這一面，住着苦什密支族，那一邊呢，住着盧啓支族，其間有一條河。

這國度，是侷促的地方，人民是貪心的，又很嫉妬，因此人民之間，就爲了各種無聊事吵起架來，——只要有一點什麼不如意事，立刻嚷嚷的相打。

拚命相咬，各決輸贏，於是來計算那得失。一說到計算，可是多麼奇特呀！莽撞的胡亂的鬪了的人，利益是很少的——

苦什密支族議論道——

「那盧啓支人一個的實價，是七戈貝克，（註）但打死他却要化一盧布六十戈貝克。

這是怎麼的呀？」

盧啓支族這一面也在想——

「估起來，一個活的苦什密支人是兩戈貝克也不值的，但打死他，却化到九十戈貝克了！」

「什麼緣故呢？」

於是懷着恐怖心，大家這樣的決定了——

「有添造兵器的必要，那麼，仗就打得快，殺人的價錢也會便宜。」

他們那里的商人們，就撐開錢袋，大叫道——

「諸君！救祖國呀！祖國的價值是貴的可！」

準備下無數的兵器，挑選了適宜的時期，彼此都要把別人趕出大家有份的世界去！戰鬪了，戰鬪了，決定輸贏了，掠奪了，於是又來計算那得失——多麼迷人呢！

（註）一百戈貝克爲一盧布，每一戈貝克，現在約合中國錢二分——譯者。

「但是，」苦什密支族說，「好像我們這面還有什麼不合式！先前是用一盧布六十

戈貝克做掉盧啓支人的，現在却每殺一個，要化到十六盧布了！」

他們沒有元氣了！盧啓支族那一面呢，也不快活。

「弄不好！如果戰爭這樣貴，也許還是停止了的好罷！」

然而他們是強硬的人，就下了這樣的決心——

「兄弟！要使決死戰的技術，比先前更加發達起來！」

他們那裡的商人們，就擰開錢袋，大吼道——

「諸君！祖國危險哩！」

而自己呢，却悄悄的飛漲了草鞋的定價。

盧啓支族和苦什密支族，都使決死戰的技術發達了，決定輸贏了，掠奪了，計算得失

了——竟是傷心得很！

活人原是一文也不值的，但要打死他，却愈加貴起來了！

在平時是大家彼此鳴不平——

「這事情是要使我們滅亡的！」盧啓支人們說。

「要完全滅亡的！」苦什密支人們也同意。

但是，有誰的一隻鴨蹠在河裏一洩的時候，就又打了起來了。

他們那里的商人們，就撐開錢袋，埋怨道——

「這鈔票，是只使人喫苦的！無論抓多少，總還是沒有夠！」

苦什密支族和盧啓支族打了七年仗，沒頭沒腦的相搏，毀壞市街，燒掉一切，連五歲的孩子們也用機關鎗來打殺。那結果，有些人是只剩了草鞋，別的有些人則除了領帶以外，什麼也不剩，人民竟弄得只好精赤條條的走路了。

大家決定輸贏了，掠奪了，計算得失了，於是彼此兩面，都惘惘然了。

他們眯着眼睛，喃喃的說——

「不成！諸君，不行呀，決死戰這件事，好像是我們的力量簡直還不能辦到似的！看罷！」

每殺一個苦什密支人，要化到一百盧布哩。不行，總得想一個別的方法才好。」

會議之後，他們成隊的跑到河邊，對面的岸上，敵人也成羣的站着。

自然，他們是很小心的彼此面面相覷，彷彿是害羞。躊躇了許多工夫，但從有一邊的岸上，向着那一邊的岸上說話了——

「你們，怎麼了呀？」

「我們嗎，沒有什麼呀。」

「我們是不過到河邊來看看的……」

「我們也是的……」

他們站着，害羞的人在搔頭皮，別的人是憂鬱着在歎氣。

于是又叫了起來了——

「你們這里，有外交使者嗎？」

「有的呀。你們這里呢？」

「我們也有……」

「哦！」

「那麼，你們呢……」

「唔，我們是，自然沒有什麼的。」

「我們嗎？我們也一樣……」

彼此瞭解了，把外交使者淹在河裏之後，明明白白的說出來了——

「我們來幹什麼的，知道嗎？」

「也許知道的！」

「那麼，爲什麼呀？」

「因爲要講和罷。」

苦什密支這一族喫了一驚。

「怎麼竟會猜着的呢？」

但盧啓支族這一面，微笑着說——

「唔，我們自己，也就爲了這事呀！戰爭真太化錢了。」

「哦哦，真是的！」

「即使你們是流氓，總之，還是和和氣氣的大家過活罷，怎麼樣？」

「即使你們是賊骨頭，我們也贊成的！」

「兄弟似的過活罷，那麼，恐怕可以儉省得多了！」

「可以儉省得多的。」

誰都高興，給惡鬼迷住了似的人們，都舞蹈起來了，跳起來了，燒起篝火來了。抱住對方的姑娘，使她乏了力，還偷對方的馬匹，互相擁抱，大家都叫喊道——

「哪，兄弟們，這多麼好呀！即使你們是……譬如……」

于是苦什密支族回答說——

「同胞們！我們是一心同體的。即使你們，自然，即使是那個……也不要緊的！」

從這時候起，苦什密支族和盧啓支族就平靜地，安穩地過活了，完全放棄了武備，彼此都輕鬆地，平民的地，互相偷東西。

然而，那些商人們，却仍然照了上帝的規矩生活着。

十四

馴良而執拗的凡尼加，縮着身子，睡在只有屋頂的堆房裏，是拚命的做了事情之後，休息在那里的。有一個貴族跑來了，叫道——

「凡尼加，起來罷！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救墨斯科去呀！」

「墨斯科怎麼了？」

「波蘭人在那裏放肆得很！」

「這無賴漢……」

凡尼加出去了，救着的時候，惡魔波羅忒涅珂夫吆喝他道——

「昏蛋，你爲什麼來替貴族白費氣力的！去想一想罷。」

「想嗎，我一向沒有習慣，聖修道神甫會替我好好的想的。」凡尼加說。他救了墨斯科，回來一看，屋頂沒有了。

他歎一口氣——

「好利害的偷兒！」

因爲想做好夢，把右側向下，躺着，一睡就是二百年，但忽然間，上司跑來了——

「凡尼加，起來罷！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救俄羅斯去呀！」

「誰把俄羅斯？」

「十二條舌頭的潘那巴拉忒呀！」

「哼，給牠看點顏色……要牠的命！」

前去救着的時候，惡魔潘那巴拉忒悄悄的對他說——

「凡涅，你爲什麼要給老爺們出力呢，凡紐式加，你不是已經到了應該脫出奴隸似的職務的時候了嗎！」

「他們自己會來解放的。」凡尼加說。于是把俄羅斯救出了。回了家，驟然一看，家裏沒有屋頂！

他歎一口氣——

「狗子們，都偷走了！」

跑到老爺那里去，問道——

「這是怎麼的，救了俄羅斯，却什麼也不給我一點嗎？」

「如果你想要，就給你一頓鞭子罷！」

「不，不要了！多謝你老。」

這之後，又睡了一百年，做着好的夢。但是，沒有喫的。有錢，就喝酒，沒有錢，就想——

「唉，喝喝酒，多麼好呢！」

哨兵跑來了，叫道——

「凡尼加，起來罷！」

「又有什麼事了？」

「救歐羅巴去呀！」

「牠怎麼了？」

「德國人在侮辱牠哩！」

「但是，他們爲什麼誰也不放心誰呢？再靜一些的過活，豈不是好……」

他跑出去，開手施救了。然而德國人却撕去了他的一條腿。凡尼加成了獨腳，回家來

看時，孩子們餓死了，女人呢，在給鄰家汲水。

「這可怪哩！」凡尼加喫了一驚，於是舉起手來，要去搔搔後腦殼，但是，在他那里，却並沒有頭！

十五

古時候，也很有名的夏謨林市裏，有一個叫作米開式加的侏儒。他不能像樣的過活，只活在汙穢和窮苦和衰弱裏。他的周圍流着不潔，各種妖魔都來戲弄他，但他是一個頑固的沒有決斷力的懶人，所以頭髮也不梳，身子也不洗，生着蓬蓬鬆鬆的亂髮，他向上帝訴說道——

「主呵，主呵！我的生活是多麼醜，多麼髒呵！連豬也在冷笑我，主呵，您忘記了我了！」

他訴說過，暢暢快快的哭了一通，躺下了，他幻想着——

「妖魔也不要緊，只要給我一點什麼小改革，就好了，爲了我的馴良和窮苦！給我能

夠洗一下身子，弄得漂亮些……」

然而妖魔却更加戲弄他了。在未到「吉日良辰」之前，總把實行自然的法則延期，對於米開式加，每天就總給他下面那樣之類的簡短的指令——

「應沈默，有違反本令者，子孫七代，俱受行政上之撲滅處分。」

或者是——

「應誠心愛戴上司，有不遵本令者，處以極刑。」

米開式加讀着指令，向周圍看了一轉，忽然記得了起來的是夏謨林市守着沈默，特力摩服市在愛上司，在服爾戈洛，是居民彼此偷着別人的草鞋。

米開式加呻吟了——

「唉！這又是什麼生活呢？出點什麼事才好……」

忽然間，一個兵丁跑來了。

誰都知道，兵爺是什麼都不怕的。他把妖魔趕散了，還推在暗的堆房和深的井裏，趕

在河的冰洞裏。他把手伸進自己的懷中，拉出約莫一百萬盧布來，而且——毫不可惜地遞給米開式加了——

「喂，拿去，窮人，到混堂裏去洗一個澡，整整身樣，做一個人罷，已經是時候了！」

兵丁交出過一百萬盧布，就做自己的工作去了，簡直好像沒事似的！

請讀者不要忘記這是童話。

米開式加兩隻手裏捏着一百萬盧布，剩下着——他做什麼事好呢。從一直先前起，他就遵照指令，什麼事情都不做了的，只還會一件事——鳴不平。但也到市場的衣料店裏去，買了做襯衫的紅布來，又買了褲料。把新衣服穿在髒皮層上，無晷無夜，無年無節，在市上彷徨擺架子，說大話。帽子是歪斜的，腦子也一樣。「咱們嗎？」他說，「要幹，是早就成功了，不過不高興幹。咱們夏謨林市民，是大國民呀。從咱們看起來，妖魔之類，是還沒有跳蚤那麼可怕的，但如果要怕，那也就不一定。」

米開式加玩了一禮拜，玩了一個月，唱完了所有記得的歌。

「永遠的記憶」和「使長眠者和衆聖一同安息罷」也都唱過了，他厭倦了慶祝，不過也不願意作工。從不慣變了無聊。不知怎的，一切都沒有意思，一切都不像先前。沒有警官，上司也不是真貨色，是各處的雜湊，誰也不是足懼，這是不好的，異樣的。

米開式加喃喃自語道——

「以前，妖魔在着的時候，秩序好得多了。路上是定時打掃的，十字街口都站着正式的警察，步行或是坐車到什麼地方去，他們就命令道，『右邊走呀！』但現在呢，要走那里就走那里，誰也不說一句什麼話。這樣子，也許會走到路的盡頭的……是的，已經有人走到着哩……」

米開式加漸漸的無聊了起來，嫌惡的意思越加利害了。他凝視着一百萬盧布，自己憤恨着自己——

「給我，一百萬盧布算什麼？別人還要多呢！如果一下子給我十萬萬，倒也能了……現在不是只有一百萬嗎？一百萬盧布，叫我怎麼用法？現在是雞兒也在當老鴿用。所以

一隻雞也要賣十六個盧布！我這里，統統就只是一百萬盧布呀……」

米開式加發見了老例的不平的原因，就很高興，于是一面在骯髒的路上走，一面叫

喊道——

「給我十萬萬呀！我什麼也幹不來！這算是什麼生活呢！街路也不掃，警察也沒有，到處亂七八遭的。給我十萬萬罷，要不然，我不高興活了！」

有了年紀的土撥鼠從地裏爬出來，對米開式加說——

「獸子，嚷什麼呀？在託誰呢？不是在託自己嗎！」

但米開式加仍舊說着他的話——

「我要用十萬萬路沒有掃，火柴漲價了，沒有秩序……」

到這里，童話是並沒有完的，不過後文還沒有經過檢閱。

有一個女人——姑且叫作瑪德里娜罷——爲了不相干的叔子——姑且說是爲了尼啓太罷——和他的親戚以及許多各種的僱工們在做活。

她是不舒服的。叔子尼啓太一點也不管她，但對着鄰居，却在說大話——

「瑪德里娜是喜歡我的，我有想到的事情，都叫她做的。好像馬，是模範的馴良的動物……」

但尼啓太的不要臉的爛醉的僱工們，對於瑪德里娜，却欺侮她，趕她，打她，或者是罵她當作消遣。然而嘴裏還是這麼說——

「喂，我們的姑娘瑪德里娜！有時簡直是可憐的人兒哪！」

雖然用言語垂憐，實際上却總是不斷的虐待和搶奪。

這樣的有害的人們之外，也還有許多無益的人們，同情着瑪德里娜的善于忍耐，把她團團圍住。他們從第三者的地位上來觀察她，佩服了——

「喫了許多苦頭的我們的窮娃兒！」

有些人則感激得叫喊道——

「你，」他們說，「是連尺也不能量的，你就是這麼偉大！用知識，」他們說，「是不能懂得你的，只好信仰你！」

瑪德里娜恰如母熊一樣，從這時代到那時代，每天做着各種的工作，然而全都沒意思——無論做成了多少，男的僱工就統統霸去了。在周圍的，是醉漢，女人放肆，還有一切的污穢——不能呼吸。

她這樣地過着活。工作，睡覺。也趁了極少的閒空，煩惱着自己的事——

「唉！大家都喜歡我的，都可憐我的，但沒有真實的男人！如果來了一個真實的人，用那強壯的臂膊抱了我，盡全力愛着我，我真不知道要給他生些怎樣的孩子哩，真的！」而且哭着了，這之外，什麼也不會！

鐵匠跑到她這里來了。但瑪德里娜並不喜歡他，他顯着不大可靠的模樣，全身都粗陋，性格是野的，而且說着難懂的話，簡直好像在誇口——

「瑪德里娜，」他說，「你只有靠着和我的理想的結合，這才能夠達到文化的其次的階段的……」

她回答他道——

「你在說什麼呀！我連你的話也不懂，況且我很有錢，你似的人，看不上眼的！」

就這樣的過着活。大家都以為她可憐，她也覺得自己可憐，這裏面，什麼意思也沒有。勇士突然出現了。他到來，趕走了叔子尼啓太和僱工們，向瑪德里娜宣言道——

「從此以後，你完全自由了。我是你的救主，就如舊銅圓上的勝利者喬治似的！」

但鐵匠也聲明道——

「我也是救主！」

「這是因爲他嫉妬的緣故，」瑪德里娜想，但口頭却是這麼說——

「自然，你也是的！」

他們三個，就在愉快的滿足裏，過起活來了。天天好像婚禮或是葬禮一樣，天天喊着萬歲。叔子的僱工穆開，覺得自己是共和主義者了，萬歲！耶爾忒羅夫斯克和那崙弄在一起。宣言了自己是合衆國，也萬歲。

約莫有兩個月，他們和睦地生活着。恰如果酒勺子裏的繩子一樣，只浸在歡喜中。但是，突然間——在聖露西事情的變化總是很快的，勇士忽而厭倦了！

他對着瑪德里娜坐下，問她道——

「救了你的，究竟是誰呀？我嗎？」

「哦，自然是可愛的你呵！」

「是嗎！」

「那麼我呢？」鐵匠說。

「你也是……」

稍停了一會，勇士又追問道——

「誰救了你的呢——我罷，未必不是罷？」

「唉，唉！」瑪德里娜說，「是你，確是你，就是這你呀！」

「好，記着！」

「那麼，我呢？」鐵匠問。

「唔唔，你也是……你們兩個一起……」

「兩個一起？」勇士翹着鬍子，說。「哼……我不知道……」

於是每時訊問起瑪德里娜來——

「我救了你沒有？」

而且越來越嚴緊了——

「我是你的救主呢，還是別的誰呢？」

瑪德里娜看見——鐵匠哭喪着臉，退在一旁，做着自己的工作。偷兒們在偷東西，商人們在做買賣，什麼事都像先前，叔子時候一樣，但勇士却依然每天罵詈着，追問着——

「我究竟是你的什麼人呢？」

打耳刮，拔頭髮！

瑪德里娜和他接吻，稱讚他，用殷勤的話對他說——

「您是我的可愛的意大利的加里波的呀，您是我的英吉利的克靈威爾，法蘭西的

拿破崙呀！」

但她自己，一到夜裏，却就暗暗的哭——

「上帝呵，上帝呵！我真以為有什麼事情要起來了，但這事，却竟成了這模樣了！」

.....

請不要忘記了這是童話。